

虛受堂前漢書補注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其王恢燕靈王建

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之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

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已下三王非必同母蓋已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捐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于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如此其例也豈已諸爲姓乎鄭說非矣其讀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

師古曰謂與旁通者補注沈欽韓曰小雅求爾新特傳新

特外昏也列女傳賢明篇宋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外婦與外昏外妻同義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

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紀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諸民能齊  
陽郡七十三縣封齊先謙曰史記云七十城舉大數

諸民能齊

言者皆與齊

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

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孟說此時人多

流亡移亡一也人多二字不可少

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

上坐如家人禮

師古曰呂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

太后怒迺令人酌

兩卮鳩酒置前

應劭曰鳩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呂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蛟作蛇是令

齊王爲壽

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古人置酒爲壽先自飲明其酒無惡味而後呂壽長上也觀下帝亦起欲俱爲壽可見

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

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酒憂自呂爲不得脫長安

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

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

內史士曰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內史勳

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呂

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

陽郡呂尊公主爲王太后

師古曰爲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事之所呂自媚也解具在惠紀補注齊召南

日案史記無此句但曰獻城陽  
郡呂爲魯元公主湯沐邑而已

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

### 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

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  
韓曰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傅

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姫  
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四年高祖崩

師古曰趙王之四年

呂太后徵王到

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

補注宋祁曰  
四字校添

友曰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

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

師古曰安猶焉也

太后百歲後

吾必擊之太后怒曰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

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

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旣妬兮誣我曰惡

師古曰謂不  
音一故反讒

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

野兮蒼天與直

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己之理直冀天臨監之補注劉攽曰棄國當屬上句宋祁曰浙本無

自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

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

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補注宋祁曰仇音渠尤反讎也遂

幽死呂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卽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

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

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爲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

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薨

錯已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

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

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爲相姓建名德也而

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呂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

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上下文並作建德悍顏說是也

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

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

聞之亦不肯入邊繚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

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渚沁水濁漳水注牛首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

趙圍邯鄲相捍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經溫明殿南又東流出城合成一川又東澄而爲渚沁水東

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案城南五里有渚河城西半里有沁河合爲西河

補注

先謙曰史記贊云趙

任防

與先生

豈

有

篡

殺

之

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補注

先謙曰史記贊云趙

任防

與先生

豈

有

篡

殺

之

謀爲天下僇哉索隱史漢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故史公明著之據此納忠者不獨相內史也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

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曰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

呂也內擅權徵司趙王

補注周壽昌

曰司讀曰同

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

鴟殺之

補注沈欽韓曰外戚傳同

西京雜記云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

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

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曰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

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王十五年

薨

補注沈欽韓曰金史文藝傳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建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

其端曰

燕靈王柩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

劉建葬也

其西墓蓋燕康王劉

嘉之

葬也

有美人子

師古曰王之

美人人生子也

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

景王興居爲濟北王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

古

日辟音壁又讀曰闢

賢爲菑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哀王襄孝

古

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召其兄子酈侯呂台

爲呂王

師古曰酈音敷

補注先謙曰

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

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召

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

長安高后七

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

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

補注先謙曰三王燕趙梁

章年二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

補注沈欽韓曰

吏當作史賓之初筵云或立之監或佐之史先謙曰史記亦作吏置以監酒不必定用古名也

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自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

言耕田

師古曰欲申諷喻也

高后兒子畜之

師古曰比之於子也韓曰莊子庚桑楚能兒子平呂

后蓋以小兒視之非愛之也周壽昌曰畜如季布弟畜灌夫籍福之畜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補注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

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以琅邪爲父也齊召南曰悼惠王本高帝微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兒子

畜之不謂呼孫爲子也下文云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義尤明

白劉說是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師古曰若亦汝也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爲我言田意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試爲我言田不須加意字也此意字卽下文章字誤衍

章曰深耕穠

種立苗欲疏

師古曰穠稠也穠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穠音冀

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

師古曰呂斥諸呂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

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

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呂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

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補注朱一新曰爲當讀如字顏音非

其明年高

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呂威

大臣欲爲亂章曰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

師古曰西詣京師

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呂

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

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

索隱廣平人召平與東陵侯召

平及此召平皆別人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

師古曰紹誑也

王欲發兵非有

漢虎符驗也

郡國守相爲銅虎符既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

也召平魏勃事在前何緣有銅虎符沈欽韓云史家以後事追稱此類甚多

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

君將兵衛衛王

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  
具呂禁衛王令不得發也

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勃旣將呂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補注沈欽韓曰春申傳贊引之  
後書儒林傳引作黃石公三略

遂自殺於是齊王呂駟鈞爲相魏

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爲

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呂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

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師古曰言自高帝  
之時已爲將也

習戰事齊王不敢

離兵

服虔曰不敢離  
其兵而到琅邪

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呂爲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

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

澤旣欺不得反國

補注王念孫曰旣欺本作旣見欺謂見欺於齊  
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文不成義

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  
見字悼惠王世家同

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

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

師古曰適

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

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畱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曰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擅廢高帝所立異義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師古曰本自齊琅邪城陽國更分爲濟南凡爲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比之於財方未也比之於財方未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待作恃今諸匱竭故謂之富呂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補注朱一新曰監本下官作兵先謙曰官本作兵史記同劫列侯忠臣擣制已令天下師古曰擣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擣音矯宗廟已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畱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

師古曰諭謂曉告也

先謙曰史記乃下

補注有西取其故濟南郡句

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

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

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

張晏曰言鈞惡琅邪王及大臣曰

母家馴

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

訪呂氏故幾亂天下

如淳曰訪

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劉攽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周壽昌曰訪同昉昉始也先謙曰史記作方

今又立

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

於今見在最爲長呂子則順呂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

代王而遣章呂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旣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

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師古曰言呂社稷將危故舉兵呂匡之不暇待有詔命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匡作臣

引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

六

匡之先謙案丈人史記作大人

因退立股戰而栗

師古曰股腳也戰者懼之甚也

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補注先謙曰案隱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爲乎乃罷勃

放令去勃父呂善鼓琴見秦

師古曰勃父者察視之謂鬼

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呂自通乃常獨早埽齊

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呂爲物而司之得勃

師古曰神司者察視之勃曰

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呂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呂爲

舍人壹爲參御言事呂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旣

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呂高后時所割齊之

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

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

國除

補注先謙曰史記則作側誤

城陽景王章

補注先謙曰王齊城陽郡年表云都莒

孝文二年

呂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

徙王淮南

補注宋祁曰越本作十年先  
年表云都陳

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

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補注宋祁曰越本作十年先  
謙曰史記作十一年表同

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

補注宋祁曰越本作

三十六年先謙曰史記作四十六年表同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

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

師古曰

音里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

補注宋祁曰王齊濟北郡

初呂東牟侯與大臣共

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

師古曰滕

公夏侯  
嬰也

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

大臣許盡呂趙地王章盡呂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

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師古曰不賞之

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呂王

章興居章興居意自呂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

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曰爲天子自擊胡遂

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

張晏曰柴武補注  
錢大昭曰案功臣

表有棘蒲剛侯陳武此又作柴說詳侯表

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

逆亂呂后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

師古曰罷音皮

彼反又讀曰疲補注錢大昭曰本紀亦作七人攷王子侯表管共侯罷軍氏邱共侯甯國營平侯信都楊邱侯安楊虛侯將闇朸侯

辟光安都侯志平昌侯印武成侯賢白石侯雄渠俱悼惠王子同日受封此七人當作十人下文云十五年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

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時罷軍甯國信都等已卒皆非見在故不得王

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

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

師古曰適

讀曰嫡補注宋祁曰越本絕字下有世字

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

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曰楊虛侯立濟北王志曰安

都侯立菑川王賢曰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曰白石侯立膠西王

印曰平昌侯立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曰都卽墨膠西王都高苑並見年表

勃侯立

服虔曰勃音勒勃平原縣也補注朱一新曰

孝文十六年

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

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之

師古曰與

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

兵共圍齊

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補注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

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

天子

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廣韻中字下引賈執英賢傳曰路中大夫之後以路中爲氏是其後姓路中也先

謙曰索隱引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

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

齊趣下三國

不且見屠

師古曰促

路中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

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

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

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師古曰平陽侯曹襄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大誤曹襄以武帝元光五年嗣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爲將軍索隱云案表是曹奇是也  
奇薨於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乃奇未薨前一年事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補注王念孫曰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已復相攻

作後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呂爲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呂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者奄人入

事漢皇太后

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

氏子

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補注先謙曰見外戚傳

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

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

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曰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

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目此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

紀太后怒曰

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

補注先謙曰史記及作急下更

有乃字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呂女充後

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尙娥

師古曰尙配也

然事有所害恐如

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

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

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坐死字上有新字先謙曰史記有新字

故曰燕感太后

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

太后

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

師古曰寢古浸字也寢淫猶言漸染也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浸漁浸漁卽侵尋之異文亦與浸淫同義

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

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

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

人眾殷富鉅於長安

師古

曰鉅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

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宋祁曰自及吳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

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

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

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

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以引宋祁曰越本以作大朱

一新云大監本作以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

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

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

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已憂死無後非誅偃無已塞天下之

望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

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

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地比齊也

師古曰比近音頻二反

武帝爲悼惠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曰予菑川

師古曰園謂周

繞令奉祭祀志立三十年薨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紀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母朝顏注淮南

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案諸侯王表志在位三十五年與傳同以元光五年薨紀云菑川王志誤也

是爲懿王

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年薨子思王終古嗣

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如淳曰八子妾

號終古或參與被席

師古曰與讀曰豫

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

師古曰羸者露

形體也音郎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羸作羸案羸誤羸亦俗字王念孫云景祐本羸作羸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羸祖也從衣羸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羸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羸少見羸而經傳中羸字皆譌爲羸矣

終古親臨觀產子輒

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

師古曰去除也音巨呂反

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

侯王自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

補注錢大昭曰案外戚傳八子視千石比中更此是諸侯王之八子

故秩不同所自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

倫

師古曰：惇乖也。音步內反。

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尙嗣五

年薨

補注周壽昌曰：五年表作六年。

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

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自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輔

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厯反。

故大封同姓。自填天下

音竹刀反。時諸侯得自

除御史大夫羣卿。自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

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

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爲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

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補注周壽昌曰：左官諸侯王表注應劭曰：人道爲右，今舍天子而仕王侯。

故謂之左官也。附益二字見論語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顏注非匡衡傳丞相主簿陸賜曹屬明阿承

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阿黨二字見禮記月令鄭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本注引

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爲阿黨。諸侯王表注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

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朱博傳言大司馬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皆是也。

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

稅貧者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終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漢 蘭 台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蕭何沛人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沛豐人

呂文毋害爲沛主吏掾

服虔曰爲人解通無嫉害

也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呂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補注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毋害毋害者取其爲人毋害於行則可以爲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餘說太汎先謙曰宣紀詔云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文者循理用法之謂過於理則爲文深爲舞文集解引漢書音義云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此無害之確詁文毋害猶言文吏之最能者耳蜀中舟子長年老號曰最能唐杜甫有蠶能周亞夫稱趙禹云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顏注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訓爲無比意是也而此注云無人能傷害之則尙拘於字義不悟其爲當時語耳既言禹無害

又云然文深則無害非無嫉害不刻害之義甚明服應非也索隱引韋昭云有文理不傷害訓文爲有文理是訓毋害爲無傷害非也續志郡國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臯法謂遣吏能最高者劉昭注律有無害都吏猶今言公平吏天下豈有公平而文深者劉注誤矣墨子號令篇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案無害可任事者猶云最能可任事者也論衡程材篇論文吏云巧習無害文高德少巧習無害猶言巧習無比是無害二字言吏高下皆可施用索隱主吏功曹也主吏掾卽功曹掾先謙曰官本役作役獨五百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事也秦時無刺史曰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補注劉放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錢大昭曰辨治也秦時御史監郡郡中事皆與從事共辨之何爲泗水卒史卽從事也蘇頌曰辟何與從事共辨說皆失之先謙曰辨與辨同何迺給泗水卒史補注周壽昌曰秦時沛屬泗水郡漢乃屬沛郡也索隱如氏云案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

事第一

師古曰最上補注

齊召南曰案事字應屬上句言何給泗水郡卒史事也第一卽是課最上不必有事字舊讀非秦御史欲入言徵

## 何何固請得毋行

孟康曰

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

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呂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

非也御史呂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

也補注沈欽韓曰漢刺史歲一奏事京師秦法當然

及高祖起

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

師古曰

督謂監視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

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師古曰

走謂趣向之走音奏補

先謙曰官本音上無走字

何獨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呂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

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旣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

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

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呂

距漢王

補注宋祁曰浙本距字下有塞字

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

勸之何諫之曰

補注宋祁曰謝郭去之字浙本無之字齊召南曰漢王就國漢中一段史記所缺而班氏補之何爲

漢功臣之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

師古曰愈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漢

王曰何爲乃死也

補注宋祁曰乃字疑作迺

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

爲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尙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

七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周書見存者無此語太公金匱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越語范蠡曰天與不取反爲之災語曰天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越語范蠡曰天與不取反爲之災語曰天

漢其稱甚美

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瓊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

名也師古曰瓊說是也天漢河漢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河漢當作天河沈欽韓曰詩雲漢疏引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夫

能诎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

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補

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五引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韓策或謂韓王語同此萬乘當爲萬人

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目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

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曰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曰爲大將

軍補注先謙曰以爲大將而稱曰將軍信傳可證此時尚無大將軍官名也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王字引宋祁曰浙本說漢字下有王字

語在信傳何曰丞相畱收巴蜀墳

撫諭告

師古曰墳音竹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忍作刀是

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輒奏上可許

師古曰可其所奏許

卽不及奏輒自便宜施

行上來

應劭曰上來乃自所爲聞也

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

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曰此刺屬任何關中事

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

卽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

補注先謙曰史記刺作專

京索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上數使使勞苦丞相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次下亦同

鮑生謂何

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爲諸生也

補注沈欽韓曰書中言鮑生王生之類甚多皆謂先生也師古以爲諸生妄也

今王暴露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師古曰說

上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

讀曰悅

上功最盛先封爲酇侯

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酇屬

南陽解在高紀補注宋祁曰索隱鄒氏云鄼屬沛郡音嗟屬南陽音贊又臣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嗟也先謙曰官本注未作有齊召南云案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封曹參靳歙夏侯嬰王吸傅寬召歐薛歐陳濞陳嬰陳平凡十侯至正月丙午封張良劉纏蕭何周勃樊噲酈商灌嬰周昌武虎董渫孔聚陳賀陳豨共十二侯其餘功臣未封者尙多卽上文所云羣臣爭功歲餘不決者也注舊有爵者疑應作未封爵者先謙案何先封沛郡之鄆而後封南陽之鄼此先封者作鄆音嗟傳寫並作鄼耳音嗟者沛郡縣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音贊者南陽縣今襄陽府光化縣北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

### 臣等身被堅執兵

補注史記兵作銳

先謙曰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

師古曰顧猶反也

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

### 之

補注宋祁曰謝郭本去知獵狗乎曰知之七字

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

### 獸處者人也

師古曰發縱謂解繩而放之也指示者昌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補注錢大昭曰

說文無蹤字蹤蹟字古作縱隸釋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趙圉令碑云羨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夏承碑云紹縱先軌皆是也小顏乃疑非蹤蹟之蹤誤矣

先謙曰史記作蹤足證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補注吳仁傑曰史縱蹤通用顏注非是  
記作得走獸案上文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謂其追而殺之耳云得走獸則乖本指矣王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

蕭何安坐樊酈馳走是也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自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補注齊召南曰案十八侯位次定於此時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已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鄂秋引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周壽昌云各本俱作鄂秋功臣表亦作鄂秋無千字史表亦作千秋而何世家祇稱鄂君無名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補注周壽昌曰跳史記作逃據文下有遯字作跳是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

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師古曰無見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漢得之不必待呂全柰何欲呂

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引宋祁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

蕭何當

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

補注先謙曰史記脫第一二字當依此訂

賜

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

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千字引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

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

補注先謙曰父

母史記作父子

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呂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

二也

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眾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

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

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

丞相爲相國

補注齊召南曰案丞相紫綬相國則綠綬矣漢初相國惟何及曹參二人自參薨後卽仍稱丞相又案何

爲相國在淮陰既誅之後此傳甚明而公卿表乃列於九年誤也  
若在九年則豨尚未叛信尚未誅矣當以此傳爲正在十一年周  
壽昌曰高帝卽位置丞相至是更名相國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

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

師古曰召  
讀曰邵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

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始

也作以爲名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

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自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

衛衛君非呂寵君也

師古曰恐其爲變故守衛之補注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

願君讓封勿

受悉呂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

其秋黥布反上自

將擊之

補注宋祁曰舊本作上  
自將軍浙本無軍字

數使使問相國何爲

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

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

補注先謙曰史記曰作相國二字勉

下有力字是也無力字不成句史記

作相國實事此作

日乃對使者語矣

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

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呂佐軍也

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

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尙復孳孳得民和

師古曰孳

字與孜同孜言不怠也

補

上所謂數問君

補注宋祁曰此疑有者字先謙曰謂與爲

同史記作爲有者字

補

急亦作逮

宋祁曰此疑有者字先謙曰謂與爲

爲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貲自污上

心必安

師古曰貰賒也音土得反

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上罷

布軍歸民道遮行

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

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

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萬義異

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

補注先謙曰謂奪民

所有以爲利

民所上書皆曰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

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

爲獸食

師古曰橐禾稈也言恣人

田之不收其橐稅也橐音工老反稈音工旱反

補注劉攽曰言母

收橐草爲獸食而已沈欽韓曰此棄地本種橐給獸食今令民田取粟也

非注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

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

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

前問曰

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

上曰吾聞李斯相

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臣自

媚於民

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

補注先謙曰官本求作取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

補注宋祁曰浙本作民

人先謙曰史記作賈人

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

將往當是時

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

補注先謙曰史

記不重關中二字

相國不曰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臣不聞其

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

不懌

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慚悔而不悅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悔作愧帝不欲何布德於民故繫治之而衛尉之言正

不能不勉從故不懌

非感言而慚悔也

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

入謝上曰相國休矣

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

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

補注先謙曰官

本吾字在苑下引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

錢大昭云南監本閩本吾字在苑下先謙案史記同

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

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

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親字

因問曰君卽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矣

補注周壽昌曰高紀帝崩時呂后問相帝已定何後爲參茲云惠帝發問始爲參者殆帝恐何意有可否也

語書之非有異同

當時

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

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

爲家不治

垣屋

師古曰垣牆也

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執家所奪孝惠二年

何薨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引括地志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

里

七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

延爲筑陽侯

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見屬襄州筑音逐補注周壽昌曰史表懿侯同元年是同謚懿也

而無其母家姓先謙曰官本注見作並

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鄼侯薨子遺嗣薨

無子文帝復曰遺弟則嗣有罪免

補注先謙曰据侯表則紹封武陽非嘉也疑表誤

景帝

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

師古曰爲造其功業亦曰其

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曰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

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  
呂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

穢官本

不誤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

補注先謙曰儀當作

十二人復下詔呂鄼戶二千封建世爲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  
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縵長喜爲鄼侯

蘇林曰  
縵音人

足攣躡之攣鉅鹿縣名也  
師古曰喜爲此縣之長

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補注先謙曰侯表居攝元

年喜曾孫禹嗣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

曹參

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

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

主吏居縣爲豪吏矣

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爲吏之豪長也

高祖爲沛公也參自中

涓從

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

師古曰涓絜也言其在內主知絜清酒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補注沈欽韓曰墨子號令篇有

中涓其名蓋始於戰國職內舍之事也先謙曰官本絜作潔

擊胡陵方與

師古曰音房豫補注先謙曰史記擊上有

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

孟康曰

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

晉灼曰案

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

補注齊召南曰案監泗水郡御史名平不特高紀可證夏侯嬰傳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

平平以胡陵降卽此監公也

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

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

補注先謙曰高紀時

攻之賜爵

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欣作尼是也高紀作尼樊噲傳與司馬尼戰碭東卽

此人尼尼二字相似未知孰正但必非欣耳

取狐父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

晉灼曰祁音抵師古曰狐父祁雍齒反爲魏守豐

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

晉灼曰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

沈欽韓曰狐父祁邑聚名非縣也伍被傳吳王破大梁敗狐父史

正義引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故祁城在

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先謙曰史記取下有碭字是與高紀合凡與紀合者地不復出

言取狐父及祁之善置

又攻下邑邑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

攻轄戚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爰戚今濟甯州嘉

及亢父

師古曰亢父音抗甫

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

補注先謙曰高紀章邯圍田榮東阿本戰國阿邑漢置東阿縣故或爲阿

或爲東阿周勃傳擊秦軍阿下卽此北救東阿擊章邯軍也曹相國世家索隱單行本作北救阿無東字蓋後人傳改致有參差

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補注先謙曰此臨濟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正

義以爲淄州高苑縣西北誤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曰沛公爲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

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執帛侯非沈欽韓

執珪高祖初起官爵皆從楚制

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

師古曰爲戚縣之令補注先謙曰正義卽爰戚也時屬秦泗水郡因沛公爲碭郡長故改戚屬碭郡耳

其後從攻東

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

補注先謙曰据

高紀破成陽杠里在秦二年後九月破成武在三年十月樊噲傳先成武後杠里與此同

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

師古曰貴音奔

圍趙貴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師古

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顥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

張晏曰侯伯執珪呂

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五作伍案漢書伍姓皆作五其作伍者後人改之從

西攻陽武下轔轔緜氏

補注先謙曰陽武緜氏河南縣陽武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緜氏今河南

府偃師縣南續志  
緜氏縣有轅轅關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破之

孟康曰戶鄉之北  
補注先謙曰續志

戶鄉在偃師  
北三十里

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齕戰陽城郭東

應劭曰今堵陽  
補注沈欽韓曰

一統志堵陽故城在南陽府裕州東六里本秦陽城縣漢改名卽

本應劭此注也案地理志但云堵陽莽曰陽城不言本秦陽城

陷陳取宛虜齕定南陽郡

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齕降封爲殷侯  
而此傳言虜齕紀傳不同疑傳誤補注

先謙曰虜謂生致之先虜後封事理自合非誤也

從西攻武關曉關取之

師古曰曉音堯前攻秦

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呂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

下辨故道

鄧展曰武都二縣也

補注先謙曰下辨道在今陝州成縣西三十里故道今漢中府鳳縣西北

曰右扶風二縣也釐音胎

補注先謙曰雍今西安府長安縣治聚今乾州武功縣西南

破之

補注先謙曰今乾州東十里好畤村

圍好畤取壤鄉

文穎曰壤地名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壤鄉今在武功

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案唐武功縣在今武功縣西南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

師古

歷音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

名曰新城

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

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

日

孟康曰縣名也

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

在景陵下史記作二十日景陵無考

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

擊大破之賜食邑於竈

秦蘇林曰今華陰

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竈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

呂將軍

引兵圍章邯廢丘呂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

津

師古曰在東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東郡白馬縣有韋鄉故河津亦有韋津之稱韋圍通借字成紀大木十圍以上圍作韋

可互證

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

東取碭蕭彭城

補注先謙曰此漢

二年彭城之役

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呂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

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外

黃作黃集解引徐廣云內黃縣有黃澤案樊噲灌嬰傳作外黃是也徐說誤外黃陳留縣今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燕今衛輝府延

津縣東三十五里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衍氏在今開封府鄭州

北三十里先謙曰

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師古曰葉南陽縣也

索隱衍氏魏邑音式涉反補注

先謙曰羽嬰人姓名昆陽今南陽府葉縣治葉在今葉縣南三十里

還攻武彊

師古曰武彊補

注錢大昭曰高帝封莊不識爲武彊侯卽此地先謙曰正義括地志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里

**因至滎陽**

補注先謙曰高帝時在滎陽

**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滎陽**

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

補注周壽昌曰此猶後世之虛銜也元年蕭何

已真拜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召假丞相

補注宋祁曰浙本古曰邀字下有軍字史記假字下有左字先

謙曰史記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

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邀古速字補注宋

祁曰浙本正文邀字下有軍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

同先謙曰涑水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正義引括地志云東

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先謙案唐之虞鄉卽今虞鄉縣治也一統志今平陽府浮山縣西南三十里有東張鎮

大破

**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曲陽

城在絳州絳縣東南或曰在曲沃之陽故曰曲陽垣縣城在絳州垣曲縣西二十里一名于垣亦曰武垣博物記王屋山在縣東狀如垣故縣亦有東垣之稱解史記者以定州瀛州屬縣當之不知魏豹都安邑今之解州豈能遠越至真定河間乎梁玉繩曰曲陽乃陽曲之誤太原縣也陽曲抵垣不甚遠是以追及之史記作武垣武字衍

**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

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

夏說軍於鄖東

蘇林曰鄖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鄖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補注沈欽韓曰陳餘傳餘爲代王

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此夏說自爲代相也其說是矣此作趙蓋誤

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

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鄖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

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自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

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

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它合反鬲與隔同補注錢大昕曰項羽封田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攻殺安并三齊之地因

以濟北爲郡非追書也先謙曰著濟南縣漯陰平原鬲並平原縣盧泰山縣著在今濟陽縣西南漯陰在今臨邑縣四十里平原在

今平原縣南二十里鬲縣今德州北盧今長清縣西三十里並屬濟南府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

假密城文穎曰或以爲高密補注先謙曰濰水注濰水逕高密縣故

假密

城西又北韓信斬龍且於是水案假密卽高密也高假雙聲有下密縣故此稱上假密高密高密縣今萊州府

高密縣西南下密膠東縣今萊州府昌邑縣東

大破之斬龍且

虜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將次也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七十餘縣得故

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

師古曰守相爲相居守者韓信

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

王卽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曰長子肥爲齊王

而曰參爲齊相國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齊字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引高祖六年與諸侯

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曰齊相

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斬還定竹邑相蕭留

師古曰四縣名邑在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相今宿州西北蕭今徐州府

蕭縣西北並漢沛郡縣畱今徐州府沛縣東南漢楚國縣

參功

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彌郡守

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如淳曰彌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

候作侯史記亦作候卽前云虜秦候一人也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爲齊丞

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

補注錢大昕曰吳王濞傳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高五王傳亦云食七十餘城此云

七十者舉成數也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

召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召百數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故下衍俗字當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師古曰蓋音古盍反善治黃老言晏子之書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師古曰舍止也補注周壽昌曰正堂

齊丞相治事之堂五行志曰食條下有云避正堂後書章帝紀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皆官舍之正堂也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

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治行裝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

文作猶言家人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據戰國策蘇秦使舍人資送張儀於秦李斯爲呂不韋舍人謂爲私屬官可也以爲主家事則拘矣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曰曰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

孟康曰  
夫獄市

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補注宋祁曰

浙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先謙曰浙本是也史集解引並作漢書

音義則皆孟說矣

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

師古曰參自呂戰

在何後故怨何也補注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先謙曰史記宰相作將相是宰駿文否則爲上當加何字

至何且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

古師

曰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改

擇郡國吏長大

孟康曰取年長大者

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

召除爲丞相史

補注何焯曰謹厚長者其爲治乃能務與秦吏相

反年又長大非唯歷事多其人親受秦法酷烈之

害必事事思順民情與之休息也

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師古曰斥卻也

日夜

飲酒卿大夫呂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

來者皆欲

有言至者參輒飲呂醇酒

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

而後去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補注先謙曰

終莫得開

度之史記作閒之猶言頃之也此謂揣度之

說

如濟曰開謂有所啟白

呂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曰飲歌呼

師古曰呼音火

故反其下竝同從吏患之無如何

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患之作惡之

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

飲

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臥反

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

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窩爲中大夫

師古曰窟音張律反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

呂爲豈少朕與

師古曰言豈呂我爲年少故也與讀曰歟補注王念孫曰索隱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

少我哉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

譯繕本誤譯作

迺謂窩曰女歸試私

從容問乃父

師古曰乃汝也

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

飲無所請事何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

窩旣洗沐歸時間自

從其所諫參

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

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

侍

師古曰促趣

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

師古曰讓責也

曰與

窩胡治乎

師古曰胡何也言其窩爲何治也治音丈吏反補注陳景雲曰漢人以笞掠爲治治卽笞耳錢大昕曰與窩胡

治猶言胡與窟  
答也陳說是

乃者我使諫君也

師古曰乃者參免冠謝曰陛下

猶言曩者

參免冠謝曰陛下

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補注宋祁曰浙本觀參字下有能字先謙曰史記

上曰

亦有能字與如也賢優也言材能孰優浙本是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

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

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

補注徐廣注穎音古項反一音較錢大

昭云講與斠同斠卽角斗甬之角說文斠平斗斛也斠較通用

穎皆借字王念孫云索隱單行本穎作覩集韻三講四覽兩引史

記並云或作覩而說文王篇廣韻皆無穎字則穎卽覩之譌

廣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

呂寧壹

師古曰載猶乘也

補注錢大昭曰靜南監本閩本作靖王

念孫曰載行也

見周語注淮南子

鄭注昭十一年左傳眞篇注謂行其清靜之

治也顏訓載爲乘失之

先謙曰官本靜作靖

甯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

襄武帝時爲將軍擊匈奴薨

補注先謙曰据史記甯孫時尚平陽公主時子襄尚衛長公主

子宗

嗣有翟完爲城旦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征和二年宗坐太子死侯表與傳同班蓋正史記之誤

至哀帝

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

補注錢大昕曰案功臣表本始乃參元孫之元孫傳脫元

字

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補注先謙曰表

云建武二年侯宏嗣以舉兵佐軍紹封非莽所侯也

至今八侯

補注劉攽曰八侯字

傳子窟窟子奇奇子時時子襄襄子宗參元孫本始本始子宏

子曠卽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

八侯似非衍文周壽昌曰案高帝

時侯者後嗣紹封最盛如蕭何不過終西漢而止不及曹參魏志

武帝紀云漢相國曹參後

注引王沈魏書云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

今適嗣國於容城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師古曰刀所㠭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㠭刀筆自隨也

當

時錄錄未有奇節

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沈欽韓曰晏子諫篇錄錄彊食

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

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㠭日月爲喻耳

何呂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

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

天下既

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

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

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爲一代之

宗臣

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

[補注]

先謙曰官本無之字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第九

終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臣道篇

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楊倞注蓋張良之祖韓非說林張譏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案張譏之相當有公仲公叔之後荀子與韓非俱並時目擊者當非妄說而史名開地名平無一同者又王符氏姓志云良韓公族姬姓良爲韓報讎秦索賊急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今攷諸書則良之先以張爲氏符言非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

師古曰釐讀曰僖補注錢大昭曰人表作桓

及世本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並作桓

韓

補注宋祁曰宦疑是嘗字錢大昭曰閩本宦作嘗周壽昌曰何煌云北宋本無年字先謙曰凌稚隆云一本未下有嘗字案史記作未宦事韓

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呂家財求客刺秦王爲

韓報仇已五世相韓故

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

良嘗學禮淮陽

補注謙曰史

正義今陳州也案卽漢淮陽今陳州府淮甯縣治

東見倉海君

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旣見之因而求得力士

補注沈欽韓曰

越絕云楚威王滅無疆無疆之子侯竊自立爲君長倉海君蓋諸粵之君長先謙曰索隱姚察以武帝時東夷滅君降爲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

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補注先謙

曰史記狼作浪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寰宇記云在縣東南五里漢陽武縣城在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良

與客狙擊秦皇帝

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覲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應劭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誤中副車

師古曰副謂後乘也補注先謙曰索隱

今云狙候是也誤中副車

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卽副車奉車郎

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

求賊急甚良乃

更名姓亡匿下邳

師古曰更改也補注先謙曰下邳

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

良嘗聞從容

步游下邳圮上

服虔曰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應劭曰汜水之上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

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補注張佖曰案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反据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圯在土部本

從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與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  
圯字校定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汜  
亦自爲頤音而釋爲橋也譬如贍辭作澹辭矣然則汜字從水亦  
未爲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宋祁曰舊本汜從水張佖改作土  
謂從水者是江有汜之汜音詳里反余謂佖說非也近胡旦作圯  
僑贊字從水旦碩儒也予嘗問之旦曰汜音頤何所疑憚說文從  
圯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無義佖改從土柰應注爲汜水之汜  
又何以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佖之率爾也王念孫曰沂水注  
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  
之小沂水水上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黄石公于圯上  
卽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  
非之誤矣沈欽韓曰淮南道應訓公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  
使善呼者一呼而航來注汜水厓也此汜上者亦謂下邳之水邊  
也先謙曰官本注是矣作是也汜字當從水而有二解如服說讀  
汜爲圯則訓爲橋如沈引淮南注則訓爲水厓予疑汜字古本或  
作沂故敘傳云漢良受書於邳沂顏注引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  
之崖也此注文穎云沂水上橋蓋所見有沂汜兩本因而立注水  
經注小沂水之名又後人沿傳文及文說爲之附會流傳以成典  
實究之古訓不如此也沂與圻通圻又與垠同故宋祁於敘傳引  
韋昭本作垠文選載班此文亦作邳垠垠字本訓崖岸足證班氏  
於此傳文必解爲下邳水崖之上不以爲橋圯而沈氏汜爲水崖  
之說爲不可易也韋昭於作垠之本釋曰垠限也謂橋文選大將  
軍讞會詩李注引文穎沂水上橋之說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

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補注宋祁曰褐制若喪服

## 直墮其履汜下

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

補注

先謙曰

良取欲以觀其能忍與否如小司馬說是履墮出於無意失其指矣直之言特也謂特墮其履而使取之並引禮祭義穀梁文十一年傳孟子梁惠王篇莊子德充符篇齊策韓詩外傳梁孝王世家直特同義以釋之雜志詩柏舟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尤明證

## 子下取履

師古曰孺幼也

補注良愕然欲歐之

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一口反

## 爲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

補注

引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周壽昌曰釋名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古無高坐於所尊敬跪而致物者其常禮記跪而遷履是爲己納履也此跪進履者所謂授坐不立也張釋之爲王生跪而結韁亦是此意先謙曰史記取履下作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已足受之笑去補注宋祁曰浙本作笑而去先謙曰史記亦有而字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

日行一里許而還來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引劉攽曰怪字合在因字上宋祁云浙本怪字下有之字周壽昌云案史丹傳上因納謂丹云云古書自有此等句法非有誤劉刊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補注宋祁曰注文

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先謙曰蚤早通作字非古字也依說文當爲早

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

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

如是出一編書

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爲書故云一編編音鞭

曰讀是則爲王者師

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

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

卽我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遂去不見旦日視

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

補注宋祁云一本誦下有讀字先謙曰史記作常習誦讀

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

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畱

補注宋祁曰浙本作在陳畱齊召南曰案畱縣名地理志屬楚國卽後文良所云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畱者也

之封畱卽以此事別本作在陳畱非也先謙曰高紀作在畱

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爲廄將

服虔曰官名也補注沈欽韓曰猶楚宮廄尹之職

良數呂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

喜常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

補注

先謙

良曰

沛公殆天授

師古曰殆近也

故遂從不去

補注齊召南曰

史記作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此班氏改正史

記之失也高紀明言沛公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可見良亦見駒但自此決意從沛公耳

沛公之辭見

項梁其立楚懷王良迺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賢

補注宋祁云浙本韓字上有而字錢大昭曰功臣表傳寬以舍人從起橫陽卽成所封地

可立爲王益樹

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

徐廣云卽司徒

與韓

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

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轔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

補注

先謙曰史記擊下有破字沛公迺令韓王成畱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峣關下軍

師古曰峣音堯

補注先謙曰峣關解見高紀

良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師古曰商賈之人志

無遠大譬猶僅

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

補注先謙曰史

晉故云賈鑑

記徐廣注

五一作百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

師古曰皆所召表已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令

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

師古曰昭音徙濫反解在高紀秦將果欲連和

補注周壽昌曰果下

史記有畔字

俱西襲咸陽

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補注宋祁曰浙本襲字上有共字

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

之

師古曰解

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

補注周壽昌曰逐史

記作遂以北爲南北之北此以北爲敗北之北也

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

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呂后數意欲畱居之樊

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

賊宜縞素爲資

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資

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

補注宋祁曰注文

資字舊本作質

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

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補注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先謙曰史記亦作逆耳苦口

願沛公

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

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

補注先謙

曰官本作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良曰沛

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鯀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

服虔曰鯀音七堵反

臣瓊曰楚漢春秋鯀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

補注先

臣瓊案楚漢春秋鯀生本姓解此注誤作小

人又脫三字致語義不了人又脫三字致語義不了

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

師古

曰卻音正略反先謙曰史記有固不能也句

今爲柰何良因要項伯見

沛公

補注先謙曰史記因作固義異

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

背項王所曰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補注齊召南案此直用

史記而失者也鴻門之役史記於項羽本紀中詳敘故留侯世家曰語在項羽事中若漢書旣移敘其事於高紀故羽傳從畧但曰語在高紀不應此文復曰語在羽傳也此史家修改所未及處

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

金百溢

補注錢大昭曰溢古鑑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爲珠二斗良具曰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案服注蓋據高紀蕭何等傳但言漢中故云然據此傳上文明言止王巴蜀則無漢中明矣如注爲是此當在項羽議封未定時侯表良功狀亦有請漢中地四字項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師古曰棧道閣道也

示天下無還心曰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古

日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曰良從漢王故不遣韓

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

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復字引宋祁曰敢字

下疑有復字又曰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曰故北擊齊

良迺間行歸漢漢王曰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

而還至下邑

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補注先謙曰官高祖時周呂侯將兵居此帝往從之漢王

下馬踞壘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師古曰捐關呂

東謂不自有其地將呂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

補注先謙曰已與以同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

師古曰梟

謂最勇健也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補注本無

田榮二字

此

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師古曰屬委

也音之欲反

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

使人連彭越

師古曰與相連結也

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師古曰特獨也

專任之使將也

補注先

大字木亦誤作伐

當作代宋

先謙曰

史記作北史記作兵是

因舉燕伐齊趙

補注大字木亦誤作伐

當作代宋

宋祁云

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燒楚權

師古曰燒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

補注先

謙曰官本道作德

引宋祁云浙本德字作道

伐滅

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

補注周壽

昌曰高帝五年卽皇帝位此三年猶爲漢王陛下之稱史臣追書之

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補

師古曰衽也補注王念孫曰衽謂袂也廣雅袂衽袖

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是衽

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攝衽抱几

列女母儀傳文伯引衽攘

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師古

讀曰促佩謂授

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

我計橈楚權者具曰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

補注先謙曰言子房以爲如何

也官本作何如意同叔孫通吳王濞傳並有於公何如之語其義並同宋本史記亦作於子房何如今本誤爲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詳王念孫史記雜志

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

哉良曰臣請借前箸召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召籌度今時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

容闔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

式箕子門

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釋箕子之拘徐廣注釋一作式拘一作囚

不可式當亦門之誤字蓋人習知武王釋箕子囚而不知有式箕

子門之事故改門爲囚而不計式囚之不可通也史記下云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正承上三者言尤爲史漢文同之顯證後見王念孫史記雜志與余說大同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 發鉅橋之粟

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

### 散鹿臺之財

臣瓚曰鹿臺臺

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補注先謙曰財當依留侯世家作錢周本紀亦作財王念孫云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引正作錢齊世家逸周書克殷篇管子版法解淮南主術道應篇並同殷本紀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呂覽慎大篇云賦鹿臺之錢說苑指武篇散鹿臺之金錢並作錢自僞書盛行後人輒改錢爲財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

### 曰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曰畢偃革爲

戴

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輶軒者朱軒

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倒載千戈示不復用

補注宋祁曰載

戴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

### 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壘

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

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卽謂此也其山谷今在

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示天下不復輸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示字引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王念孫云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

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

委離之臣從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左作離引宋祁曰離親戚浙

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

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

者

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臣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

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

撓而從之

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

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以湯伐桀

作不可者一武王伐紂作不可者二以下遞異至此書不可者七爲不可者八且楚唯無彊至焉得而臣之直接誠用客之謀云云無其不可八矣五字與本書稍異

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輒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迺公事

師古曰輒止也哺食在口中者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

令趣銷印

師古曰趣讀日

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齊王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假字引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漢

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

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

補注先謙曰史記幄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已臣授陛下陛下用

臣計幸而時中

補注周壽昌曰中讀曰仲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

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補注宋祁曰浙本封作拜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補注宋祁云浙本無上字

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

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未得行封上居

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

師古曰復讀曰複補注先謙曰史記復作複集解引如淳云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

往往數人偶語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往往相與坐沙中語

上曰此何語良

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

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

下不足呂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

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

每呂勇力困辱高祖補注王念孫曰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雍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論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竝作雍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呂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

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作汁防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殼厔

師古曰殼山也厔池也音涵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作殼殼山也厔厔池也背

河鄉雖其固亦足恃

師古曰鄉讀曰嚮

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

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殼函右隴蜀

沃野千里

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

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

之利

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㠭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

阻三面而固守獨㠭

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

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㠭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師古曰財

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

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卽曰駕西都

補注周壽昌曰性猶生也周禮地官辨五

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亦猶體也魏志吳質傳注上將軍真性肥中領軍朱爍性瘦與此性義同計秦滅韓時良年少越十年從高帝事帝十三年後六年卒壽不過五十

卽道引不食穀

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

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

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

**劫良曰**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澤當是釋之齊召南云考異是澤與釋相近而譌其下文又脫之字耳呂澤封周呂侯也

呂澤之封建侯恩澤侯表可據也

先謙案釋澤通作字

**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

師古曰

曰言日欲易之

**君安得高枕而臥**

師古曰安焉也

**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

**用臣策今天下安定臣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

良曰此難臣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

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補注錢大昭曰案隸釋云揚子雲法言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班孟堅敘近古逸民與揚子同陳畱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號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居夏里號曰黃公角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說又相戾故小顏悉棄不取陶淵明詩黃綺之南山杜子美詩黃綺終辭漢似亦以夏爲地名也惟圈稱陳畱耆舊傳自序云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漢刻有圈公角里先生神坐圈公綺里季神祚机則圈稱蓋有據也師古以爲商山四皓三輔舊事云四皓隱於上雒熊耳山是商山卽熊耳山周壽昌曰廣韻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下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白帖卷二十二所引同案據此四人外尙有一人徵而不至者也先謙曰官本注角作用

**四人年老矣皆已上**

嫚媢士

師古曰媢與慢同媢古侮字

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

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

師古曰宜應得其來

自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

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

將自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

位不益

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補注錢大昭曰卽史記作則則卽聲相近古字通

無功

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

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

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荆軻曰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秦猶使羊將狼使

狼追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備內篇語

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

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

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補注先謙曰官本終上有曰字引劉攽曰曰字後人妄加王念孫云劉說非也

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太子爲而立如意類我常欲廢之故下文曰明其代太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太子爲明代太子位必矣補注先謙曰官不肖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補注周壽昌曰禮曲禮在醜夷不爭鄭注夷猶儕酒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

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畏

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補注宋祁云浙本夜字上有立字先

謙曰史記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補注先謙曰高紀以三萬人軍霸上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

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

少傅耳

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

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呂死爭太子上陽許之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陽作

詳詳卽佯字與陽同

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

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師古曰所呂謂之四皓

上怪問曰何爲者

補注先念孫曰史

記何上有彼字

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

補注王念孫曰

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

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

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

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

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師古曰以目瞻之訖

其出召戚夫人指視曰

師古曰視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迺主矣

師古曰迺汝也

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

吾爲若楚歌

師古曰亦汝也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師古曰音胡督反

羽翼

呂就橫絕四海

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

補注沈欽韓曰意林尸子曰鴻鵠之鷁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

橫絕四海又可柰何

補注史記又作當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爲矰矰音增

繳音之若反

歌數闋

師古曰終爲闋音口穴反曲

戚夫人歔欷流涕

師古曰歔

音虛歔音稀

又音許氣反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

服虔曰何時未爲相國良勸高祖立之

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王念孫曰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

所

非天下所呂存亡故不著

師古曰著謂書之良史記亦有上字於史著音竹助反

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

動今呂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昆山上常止

西王母石室隨風

師古曰道謂

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迺學道欲輕舉

師古曰道謂

謙曰史記作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注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

道下有引字是道讀曰導惟學導引方能輕身師古所見本無引

字乃注云道謂仙道是望文爲注而失其本意矣

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

師古曰食

本有間字史記同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補注錢大昭曰

南監本閩本世下有間字

先謙曰官

年卒据侯表良

以高后二年薨

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

補注先謙曰

宋祁云浙

本圯作圯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補注沈欽韓曰

御覽六黃石公記曰

黃石鎮星之精也

取而寶祠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寶作葆徐珍寶字皆作葆

及

良死并葬黃石

補注先謙曰史記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

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補注先謙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贖爲城旦與此云

不敬異史記亦作

五年明此三字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陽武屬河南不

屬陳畱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蔡邕陳畱東昏庫上里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秦本紀惠文王後七年樂池相秦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剋定天下爲右丞相孝明之世虞延爲太尉熹平中延曾孫放以宰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樹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陽武之戶牖鄉平有功於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紀要東昏城在開封府蘭陽縣

### 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

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

補注

先謙曰史記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無大字蓋脫

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

產

補注先謙曰不親言不親身治

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

家事

史記親作視字近而訛

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

麌

蘇軾曰說文麌堅麥也从麥乞聲孟注晉音與許合麌本字此借覈爲之說文麌下

云麥覈屑也義微別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

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

補注宋祁云浙本作莫肯與

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

牖富人張負

補注先謙曰索隱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周壽昌云下云

張負旣見之喪所又云負隨平至其家此豈老婦人行動其爲丈夫無疑

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

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曰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

見之喪所獨視偉平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曰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

家迺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曰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補注周壽昌曰

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謂長者家兒又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注長者謂豪俠魏志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

世長者知飲食與此長者同先謙曰官本微作轍史記同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曰女孫予

陳平

補注宋祁云越本無孫予二字劉攽

仲曰平貧不事事

師古曰不

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

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迺假貸幣

師古曰聘音土戴反

予酒肉之資

邑內婦負戒其孫曰毋邑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

如事迺母

師古曰迺汝也

平旣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曰廣里中社

補注

先謙曰孔穎達云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秦漢以來雖非

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曰今之里社

平爲宰

師古曰王

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

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

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

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召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

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

師古曰悍音下旦反

賜金二十溢

居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

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

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

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

衣羸而佐刺船

師古曰自露形示無所懷

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

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卽無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人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曰過今日  
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  
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譁注云譁  
而議而議  
護長者補注先謙曰長者諸將自謂酈食其謂高帝不宜倨見長者是其例也史記護下衍軍字漢王聞之愈  
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  
陽曰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  
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或作咸案旣言絳灌等則讒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曰玉光好外見中非所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天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  
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  
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  
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  
卽微生高補注沈欽韓曰以下語本蘇秦謂燕王而無益於勝敗  
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  
目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  
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無也字引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  
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補注周壽  
伯莊外惟聲咤悍冠見各傳桃侯  
劉襄爲項氏親降漢封侯見表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  
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  
采者願大王用之史記補注先謙曰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

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曰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  
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榮陽城漢王患  
之請割榮陽曰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  
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  
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曰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之廉節  
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曰爵邑士之頑頓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  
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  
古曰頓讀曰鈍耆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卽定  
矣然大王資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侮古侮字補注先謙曰史記資作恣義異不能得廉節之  
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補注先謙曰官本鯁作韌亞父鍾  
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昧且音子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昧作昧不過數人耳大  
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曰疑其心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項王  
爲人意忌信讒補注先謙曰意疑也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漢王曰爲然迺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曰  
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曰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  
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舉進下卽陽  
驚曰曰爲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曰惡草具進楚使更以惡草之具補注宋祁曰浙本作菜草之具使歸具曰報項王果大疑亞父補注宋祁云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亞父欲急擊下榮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  
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師古曰疽癰瘡當作賜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  
子二千人榮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補注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先謙曰史記作夜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  
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蹕謂蹕漢王

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昌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阨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然曰問平平固辭謝曰補注宋祁曰一本固作因然作固爲長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

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

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安陸以南華

容以北枝江以東皆古之雲夢澤後世悉爲邑居聚落

陛下弟出僞游雲夢

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它皆

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召好出游其

勢必郊迎謁

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補注

而陛下因禽之特一

力士之事耳

補注宋祁云浙本特字上有此字

高帝曰爲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

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呂行行至陳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行未至陳是也故信迎於道中下乃

至陳而會諸侯也本書蓋奪一未字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

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盡定楚地句

還至雒陽與功

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

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

師古曰若如也

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

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

補注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王念孫曰文選劉琨重贈

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

解圍曰得開

師古曰闕氏音焉支補注先謙曰解字上屬爲句謂解說也史記無解字

高帝旣出其計

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

孟康曰中山蒲陰縣補注在今保定府完縣東南

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

逆戶口幾何

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御史掌圖籍祕書故戶口

之數職知之每有封爵與丞相同被詔亦因此

對

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

御史

補注召作詔是史記同

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

更封平爲曲逆侯

補注宋祁曰曲逆漢書

元無音文文選載陸士

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反逆音遇

盡食之

補注錢大昕曰漢時封縣侯

戶數多少不同如蕭何始封

鄼食八千戶後又益封二千戶元狩中以鄼戶二千四百封其曾

孫慶宣帝時以鄼戶二千封其元孫建世封號雖同而租入迥別

蓋一縣之戶不止此數除侯所食外其餘歸

之有司也高祖功臣盡食一縣者惟平一人

除前所食戶牖平自

初從至天下定後常自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

補注先謙

臧荼凡六出奇計

補注錢大昭曰閭疏楚君臣二千人滎陽東門二奇計也

一奇計也夜出女子

躡漢王立信爲齊王

三奇計也僞游雲夢縛信四奇計也解平城圍五奇計也其六當在從擊臧荼陳豨黥布時史傳無文

輒益邑封奇

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

盧綰反上使樊噲曰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惡噲者

師古曰陳其短

失過惡於上謂譖毀之它皆類此

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

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

冀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師古曰傳

音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下有陳字引宋祁云景祐本無陳字校添先謙案史記有陳字平至軍中卽斬噲

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

師古曰行計謂

於道中且計也補注宋祁曰

又呂后女弟呂須夫

補注王念孫曰弟上本無女字

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趙皇后弟昭儀高五

王傳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先謙曰官本須作頷下同

有親且貴帝曰忿怒故欲

斬之卽恐後悔窻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已節召樊

噲噲受詔卽反接

師古曰反縛兩手也

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

燕平行聞高帝崩

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

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

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己者

得其成計補注先謙曰其成字誤倒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補注宋祁曰之字可刪王念孫曰平此時但請之耳

下文太后以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史記

記

太后迺曰

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補注

是後呂須

先謙曰史記曰

日作

是後呂須

是後呂須

是後呂須

讒迺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召

兵屬漢

補注漢王還定三秦率五諸侯伐楚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

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解張蒼之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

武關以前何耶先謙曰據高紀帝入南陽時陵降特未從入關耳

救張蒼在南陽於

事理固無礙也

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

召陵

師古曰鄉讀曰嚮

陵母旣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毋召老妾故持二心妾召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

王怒亭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召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

本無從漢之意呂故後封陵爲安國侯

補注周壽昌曰最後始封史記作晚封

陵爲

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

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問丞相平

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上有左字及

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

不在邪

師古曰唼小歎也音所甲反補注宋祁云浙本無而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唼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唼

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唼血盟無而字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

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

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

全社稷定劉氏後

補注先謙曰官本定作安

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

傅實奪之相權

補注周壽昌曰之猶其也古訓如此項籍傳籍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語相類

陵怒謝病

免杜門竟不朝請

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敵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敵作敵

十

年而薨

補注史記作七年先謙曰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曰辟陽侯審

食其爲左丞相

師古曰食其音異基

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

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召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

呂太后及爲相不治

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監宮

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召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曰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喜

補注先謙曰平不以能加於辟陽之上又無治迹不爲呂后所畏忌故后喜之

面質呂須於

平前

師古曰質對也

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

呂須之譖

師古曰質對也顧念也

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

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

括

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

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呂爲相

如淳曰舉猶皆也眾人之議皆呂爲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曰平勃

俱舊臣有功皆欲自爲相

太尉勃親自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

帝初立怪平病

補注周壽昌曰怪其無故以病謝

問之平曰高帝時

補注宋祁曰別本帝上有

皇字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自相讓勃於是迺自

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

歲決獄幾何

師古曰自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

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

師古曰治霑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沾背

媿不能對上亦問

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各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

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

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一部一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上曰主者爲誰

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

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張晏云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先謙案据焉賦則作惶恐解漢時自有確詰蓋對主稱臣惶恐意自見別無義可求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駕凡馬之稱非駿宰相者也故曰自喻駕音奴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師古曰遂申也外墳撫四夷諸侯內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

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

補注劉攽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

顧爲丞相

師古曰顧與專同

補注周壽昌曰此後無左右

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

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主

補注本主作市是

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

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

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

補注今冀州東南三十里淄川

國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南三十里此蓋因地  
近而先交通侯表審平坐謀反自殺卽謂此

始平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

師古曰此平謂陳平

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已吾多陰

禍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終字引宋祁曰不能字上疑有終字

其後曾孫陳掌已衛氏親戚貴

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

補注先謙曰官本封下有之字引宋祁曰浙本無之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封下不

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然終不得也

補注宋祁曰得一作行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

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

補注先謙曰官本沛人下有

也字引宋祁曰沛人也也字可刪案卷在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

徒沛勃已織薄曲爲生

蘇林曰薄一名

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爲曲也

常已吹簫給喪事

師古曰吹簫已樂喪賓若樂人也

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散不足篇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沿秦俗之弊先謙曰顏注本臣瓊索隱引賓作殯是又云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材官引強

服虔曰能引强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强司馬也師古曰

強音其兩反

高祖爲沛公初起勃已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

師古曰音

豫房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畱及蕭復攻碭破之

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攻蒙虞是也此承下邑之文

曹參傳亦曰攻下邑以西至虞據地理志梁國卽秦碭郡也下邑蒙虞三縣俱屬梁國此文蘭應作蒙先謙曰地無蘭虞名齊說是

擊章邯車騎殿

師古曰殿之言墳也謂鎮軍後曰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補注劉奉世曰殿最多

皆功之高下名品也周壽昌曰殿爲高帝殿後也擊章邯車騎句則是以章邯車騎爲句矣周說較優

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緝

往至栗

師古曰緝音昏補注先謙曰轅戚詳曹參傳東緝山陽縣栗沛郡縣今歸德府夏邑縣治

取之攻桑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先登擊秦軍

阿下破之

補注先謙曰阿詳曹參傳追至濮陽下斬城

補注齊召南曰史斬作甄鄆阿地近濮陽史記

是先謙曰郵城濟陰縣今

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攻都關定陶

補注先謙曰都關山陽縣在今濮州東南

宛朐得單父令

師古曰音善甫補注先謙曰宛朐卽宛句濟陰縣今曹州府菏泽縣東南單父山陽縣今曹州府單

縣南一里夜襲取臨濟攻壽張目前至卷

補注先謙曰臨濟卽魏咎田儋死處壽張當作壽良東郡改壽張此作壽張後人所改史記作攻張又脫壽字破李由雍王

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

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湻曰周後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

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

師古曰賁

音肥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虎賁令徐廣云一作句盾令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爲將安得遠縣棄之

從沛公定魏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在項羽渡河救趙之前此誤脫

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緜氏

補注先謙曰長社潁陽並潁川縣長社在今許

州長葛縣西潁陽今許州西南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

師古曰賁音奔戶卽戶鄉

南攻南陽守

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

補注先謙曰史記攻作破是

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呂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

定三秦賜食邑懷德

補注先謙曰懷德馮翊縣在今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

攻槐里好畤最

如湻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也

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境內篇陷隊之士其先入者舉爲最其後入者舉爲殿先謙曰槐里卽廢上據

後書

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

師古曰漆扶風縣補注錢大昭曰救當從史記

作攻先謙曰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汎

師古曰汎亦扶風縣音口肩反補注先謙曰在今鳳翔府

隴州

還下郿頻陽

師古曰郿卽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郿音媚補注先謙曰郿扶風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北頻陽馮翊縣在今西

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

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

如湻

曰章邯將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西作破西丞益已作盜巴酉天水縣疑此奪文益盜已巴形近未知孰是

攻上邽

師古曰邽隴西縣今秦州西南

東守嶢闊

補注先謙曰此高帝使距關不內諸侯軍擊項籍攻

曲遇最

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顥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曲逆誤

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

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

共食鍾離

補注先謙曰鍾離九江縣今鳳陽府東北二十里

潁陰史記作潁陽潁陰侯灌嬰無潁陽侯

曰將軍

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

補注先謙曰易涿郡縣今所將卒保定府雄縣西北十五里

當馳道爲多

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輿耳言勃將卒在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沈欽韓曰謂敵人馳車衝突之道當之者功爲多也注非先謙曰索隱或以馳道爲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爲馳道東窮燕齊也先謙案諸說顏劉爲優

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

補注先謙曰史

記二百作一百

呂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呂前至武泉

康

曰縣屬雲中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蕭該云左傳以逼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案霍字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先謙案葰人在今代州繁峙縣南張引顏音今本所無武泉今朔平府右玉縣西

北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砦石

應劭曰砦音沙孟康

曰地名也齊恭曰砦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正義云在樓煩縣西北明志太原府靜樂縣西北有廢樓煩縣唐所置爲監牧地也紀要砦石城在靜樂縣東北靜樂今屬忻州先謙曰後是復之誤下文後擊綰軍沮陽史記後作復卽其證也此後字史記亦誤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

補注先謙曰樓煩雁門縣今代州崞縣東北

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陳豨屠馬邑

補注錢大昭曰陳豨上脫擊字史記及南監本閩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

所

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師古

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補注先謙曰史記降作絺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

師古曰圉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

相箕肄將軍博

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肄音弋二反博者亦稀將之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肄作肆博作勳無軍字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稀靈丘

補注先謙曰靈丘代郡縣在今

大同府靈丘縣東

破之斬稀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肄定代郡九縣

補注先謙曰史記肄作肆斬稀下有得稀二字謂既斬稀又得縱等也高紀周勃定代斬陳稀於當城與史言斬稀靈丘異蓋靈丘當城相距近也後不更言斬稀事則此處終言之爲是疑本書奪得稀二字也

燕王盧綰反勃召相國代

樊噲將

補注錢大昭曰時高帝怒噲使陳平卽軍中斬噲故

擊下

薊

師古曰卽幽州薊縣也音計補注先謙

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

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

都渾音胡昆反

補注先謙曰索隱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先謙案渾都志作軍都渾軍通借字在今順天府昌平

州四十里

破綰軍上蘭

補注沈欽韓曰正義引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案水經注馬蘭溪

水導源馬蘭城明志薊

州遵化縣北有馬蘭峪

後擊綰軍沮陽

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補注先謙曰後

史記作復是沮陽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

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

東二十九縣

補注錢大昭曰遼東上史記有遼西二字案地理志遼西縣十四遼東縣十八合之得三十二縣較絳侯

所定者多三縣後又有析置者耳且下云定郡五若無遼西止四郡矣當從史記爲是

漁陽二十二縣

補注錢大

昭曰當作十二縣先謙曰史記亦作二十二縣

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師古曰總言其攻戰克獲

數之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

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強敦厚

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

高帝

呂爲可屬大事

師古曰屬委

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責之

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呂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士南監本閩本竝作事先謙曰官本

作事史記作士

趣爲我語

蘇林曰音趣舍臣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

記作士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

椎少文如此

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椎儲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推反

勃旣定燕

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呂勃爲太

尉

補注先謙曰徐廣云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齊召南云案傳此文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不取史記

功臣將相二表也

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呂王爲

相國秉權欲危劉氏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四語

勃與丞

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迺爲少帝及濟

川淮陽恆山王皆非惠帝子

補注錢大昕曰此稱恆山後稱常山史駥文也攷外戚恩澤侯表高后時

以孝惠子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爲常山王安名卽少帝也軒侯朝四年爲常山王壺關侯武六年爲淮陽王昌平侯大七年爲

呂王異姓諸侯王表高后七年呂王產徙梁十一年丁巳王大始故平昌侯

恩澤侯

傳稱濟川王表稱呂王其實一也初高后割

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及呂產徙封改呂國曰濟川以正孝惠

之子此事之所宜有者則濟川卽濟南矣孝景時分梁爲濟川國

攷梁孝王始封其時濟南王辟光尙存七國旣平梁又未嘗

益封此兩濟川者名同而實異也先謙曰官本迺作以是

呂太

后呂計詐名宅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爲後用

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

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

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

宮補注劉敞曰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當云汝陰侯

右執戟皆仆兵罷

師古曰仆頓也音赴

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

去

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是擇當爲澤

滕公召乘輿

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

師古曰言往何所也

滕公曰就舍少府

補注周壽昌曰何煌用宋本校舍下多一舍字

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

補注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

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

師古曰端門殿

之正門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

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卽位

呂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居月餘

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呂

厭之則禍及身矣

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旣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呂久當之卽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

烏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卽上多不去二字此脫

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丞相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丞字引宋祁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十

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

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

補注先謙曰本書王商傳張匡云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

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恤然憂案傳志皆無其事蓋匡妄言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

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

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

吏稍

侵辱之勃曰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

李奇曰吏所執薄也師古曰牘木簡

呂書辭也音讀曰曰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

師古

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受賜二字盡曰

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曰爲無反事文帝朝太

后曰冒絮提文帝

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冒覆其頭提擲

也提音徒計反補注周壽昌曰釋名帽冒也漢時亦自稱帽本書鄧通初以刺船郎著黃帽應云陌額者方言幪巾南楚之間云陌額也唐宋以來呼曰抹額索隱提蕭該音底擲也案卽抵物之抵戰國策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與此同義曰

絳侯綰皇帝靈將兵於北軍

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靈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

綰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貫作綰

不昌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師古曰

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吏下衍事字

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然字引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終字

宋祁曰

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

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尙公主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可也中音

竹仲坐殺人死國絕一年

補注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一字予據後言

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內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錢大昭曰閩本無下弟字亞夫上有

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二字

弟亞夫復爲侯亞夫爲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

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

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

相持國秉

師古曰秉音彼命反

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

曰臣之兄昌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旣已貴如

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

師古曰視讀曰示

負指其口曰從理人口此餓

死法也

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八百三十五云梁褚蘿爲水軍都督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時

有庾負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負必爲方伯無饑乏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餓死蘿竟保衣食而終此或別有故也麻衣神異賦云法令入口鄧通餓死野人家騰蛇鎖脣梁武飢亡臺城上注法令者口邊紋也騰蛇卽法令紋也梁武帝亦有此卽此所謂從

理入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

爲條侯

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脩作脩引宋祁曰脩當作脩集韻音祧云周亞夫

所封錢大昕云案地理志渤海郡有脩市縣侯國應劭讀脩爲條此清河綱王子寅所封也又信都國有脩縣師古亦讀爲條亞夫所封蓋信都之脩非勃海之脩市也志作脩不作脩顏注誤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昌宗正

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昌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昌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昌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刀彀弓弩持滿

師古曰彀張也音邁補注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周壽昌曰弓弩上絃爲彀持滿則力

拽使滿持滿不  
發亦軍容也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師古曰先驅導駕者  
若今之武候隊矣

先驅曰

六韜立將篇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白虎通曰大夫將兵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有頃上至又不得

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

中營將軍亞夫揖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持兵揖此脫兩字也太祝九擇七曰奇拜注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

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引手曰撟

又何休云以手通指曰揖此持兵揖似當從倚拜之說

曰介胄

之士不拜請曰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補注沈欽韓曰尉繚子議兵篇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

之士

不拜

天子爲動改容式車

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曰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

人稱謝

師古曰謝告也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

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師古曰鄉讀曰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

史記如上有軍字語意乃足

其足

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  
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帝  
三年吳楚反亞夫自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  
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補注先謙曰楚兵總謂吳楚之兵義詳吳王濞傳願自請上曰梁委之絕  
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沈欽韓曰鄧爲畫計而亞夫先上請兩傳雖異可互參亞夫旣發至霸上趙  
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  
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殼鼈陘之間且兵事上神  
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曰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

搜殲罷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爲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集也

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

師古曰走音奏

深壁而守梁

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

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補注周壽昌曰弓高侯韓頽當絕

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

補注宋祁曰浙本堅作項終先謙曰史記作終

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

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

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補注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

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

吳楚旣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

頭呂岱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曰太尉計謀爲

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  
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補注錢大昭曰待當作得先謙曰官本作得上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  
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  
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

彭祖太后弟長及臣卽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

曰時行耳

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己身也補注周壽昌曰人生史記

作人主索隱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

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封字

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

侯師古曰顧反也

吾甚恨之

補注先謙曰恨悔也

帝趣侯信也

師古曰趣讀曰促

上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

補注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

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

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

人降漢

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補注先謙曰按表容城侯徐盧外有桓侯賜爵侯陸彊易侯僕鄼范陽侯范代翕侯邯鄲

俱匈奴王以中三年十二月丁丑同日封尚不止五人官本注唯作睢

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侯之卽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

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

師占曰胾大臠音側吏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云大胾大臠也沈欽韓曰荀子

非相篇注胾臠也曲禮注殺骨體也胾切肉也胾正是切肉云無切肉則是大臠也

周壽昌曰史記注引輿服雜事云尚席主席者也補注周壽昌曰史

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

應劭曰尚席掌武帳帷幔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

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

豈二字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

少主臣也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怒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起帝曰

爾何故視此邪對曰此人面畏必能作賊帝笑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呂葬者

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取庸苦之不與錢

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補注

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

補注先謙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

也

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旣聞上下吏

補注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

吏簿責亞夫

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

罵之曰吾不用也

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補注

沈欽韓曰帝怒亞夫屈強不置對直下廷尉考劾不用問也先謙

曰索隱引師古一說以爲姚察解

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

耳

補注先謙曰史記君下有侯字與上文合

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呂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

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

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

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建德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侯史記作坐酎

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蓋本作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有罪國除史文誤倒非耐金不善之外別有罪也兩文同在元鼎五年本無不合明此文有誤

亞夫果餓死死後

補注先謙曰据表信封在死前

上迺封王信爲蓋

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呂爲其貌魁梧奇偉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

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以梧爲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言吳大也後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注梧音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爲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先謙曰官本注驚下悟作梧

反若婦人女

子故孔子稱呂貌取人失之子羽

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

學者多疑於鬼神

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學者多

如良受書老

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

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

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

補注宋祁曰一

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

平竟自免呂智終王陵廷

作謀

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

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

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

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曰佐之

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紺反今

讀音竹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已後非迺所及

師古曰迺

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終皆如言聖矣夫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曰屠狗爲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呂賣補注周壽昌曰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又以其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天子以犬嘗麻以犬嘗稻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

玩顏注是以其時食狗爲異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

噲曰

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

在外故求而迎之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

於豐縣下補注周壽昌曰監名平見高紀

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

薛西

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尼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尼讀與夷同補注先謙曰司馬姓也辨見高紀尼史記作尼

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卽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卽公大夫也爵第七級

注補

齊召南曰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尚懸隔胡三省謂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先謙曰成

陽濟陰縣成城通作先登上戶牖

師古曰陽武縣之鄉先謙曰戶牖詳陳平傳

補注破李由軍斬首

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呂上聞晉灼曰

名通於天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者蓋初命爲諸侯事噲爲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錢大

昭曰上云賜爵國大夫列大夫下云賜爵五大夫賜爵卿賜爵封號賢成君文穎以國大夫卽官大夫爵第六級列大夫卽公大夫爵第七級然則上聞爵卽公乘爵第八級也下文五大夫爵本第

九級卿則左庶長以上封君則大庶長之屬矣先謙曰史記作上

間集解引如淳曰間或作聞下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古師

日圉卽陳留圉縣補注劉攽曰圉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周壽昌曰郡守尉之改爲都尉雖在景帝

中二年而酈商從高祖王漢中時已爲隴西都尉非卽郡都尉耶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未可知也先謙曰史記作從攻圍東郡

守尉於成武無圉都尉三字高紀秦三年攻破東郡尉於成武曹參傳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灌嬰傳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卽

此一役而皆不言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傳寫者誤圍爲圉  
又妄加都尉二字耳又高紀曹灌傳但言東郡尉疑此守字亦衍  
文官本後作從是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獲曰虜賜爵五大夫

從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毫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古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日杠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賁音奔師古曰

呂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斬候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補注先謙曰案文當在捕虜上史記二十六

作二十七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

師古曰曲音巨羽反遇音顛補注先謙曰楊揚通作字楊雄之

爲揚雄亦與此同逆官本作遇是史記同攻宛陵

補注先謙曰宛陵河南縣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

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瓊曰秦

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瓊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呂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

長社轆轤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

補注參灌嬰周勃傳並云尸北史記

此傳作東攻秦軍於尸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義誤斷南字連上讀案諸傳云尸北此不得是尸南也

南攻秦軍於

犨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

西至酈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呂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

〔補注〕先謙

日史記作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官本亦作四十人二號者張薛說是若今之親王雙俸亦云雙親王也

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瓊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

隆朝東華續錄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

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旣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

之中中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沈欽韓云燕丹子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酒中卽中酒也周壽昌云時飲酒未終宴賓主各懷意慮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飲以中酒爲盡歡耶此中字讀如本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相如傳顏注音竹仲反亦同此誤先謙案中酒二字唐宋詩人用之皆讀平聲足證顏氏之非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屏作肩誤項羽紀作翼蔽與屏蔽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補注〕先謙

當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補注〕先謙

曰後志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  
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  
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初入營營衛止噲

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呂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補注王文彬曰撞

入突兀也顏說未合先謙曰案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音撞鐘徐廣云一本作立帷

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后酒彘肩噲旣飲酒拔劍切肉食之

補注先謙

曰史記食下有盡字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

公先入定咸陽羣師霸上呂待大王

師古曰時項羽未爲王故高紀云呂待將軍此言大王史

追書耳補注先謙曰高紀淮留張良謝羽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不載噲語顏注誤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云至此爲絕句當從之謂天下解體也

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旣出沛公留車騎

師古曰沛公所乘之

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彊夏侯嬰紀成也見高紀

從山

下走歸霸上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山上間道二字不可少高紀作從間道走軍此二字不可少

而使張良謝

項羽羽亦因遂已

師古曰  
已止也

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

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  
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

後數

日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明日案  
高紀作後數曰此班改正者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

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

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

隴西郡西縣也

白水之北沈欽韓曰晉灼注衍平字此白水卽濁水在成縣界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略陽縣

界白水縣在甯羌州西南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蓋魏時曾以白

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東南至廣

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孫曰擁當依景祐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爲雍王之雍下

雍是雍縣也於用反商傳亦云破雍將軍烏氏後人改雍爲擁則義不可通

師古曰擁讀與部正義音誤讀爲擁叛則酈

封今武功故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

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

從擊秦車

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郎中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

**騎壤東**

師古曰地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曹參傳曰取壤鄉擊三秦

文稱秦也史記車誤軍正義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

三秦省

**壤鄉**

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

**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責下郿槐里柳**

**中咸陽**

師古曰柳中卽細柳地也在長安西。補注

**灌廢丘最**

李奇曰呂

**水灌廢丘也**

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

**灌廢丘**

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

**此時已當灌矣**

補注先謙曰高紀元年夏圍廢丘二年六月灌廢丘如顏說水攻經年必無之理。蓋此時噲畱圍廢丘次年灌而舉

**之噲復在事功居首**

云灌廢丘最者統前後言之無取過泥索隱

**廢丘卽槐里上文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

**也**

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

**稱廢丘也**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

**從攻項籍屠煮棗**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旣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補注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煮棗城周

**壽昌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煮棗是也**

擊

**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

補注先謙曰曹參傳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此傳俱在外黃與參

傳微異服虔攻鄒魯瑕丘薛

補注先謙曰鄒卽駟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魯今曲阜縣治瑕丘皆漢將

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薛今滕縣東南  
四十四里並漢魯國縣今屬兗州府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

曰卽榮陽

之廣武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虜楚周將

軍卒四千人

師古曰周殷十一月遣人誘周殷畔楚當卽其時

圍項籍陳大破

之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卽皇帝位

曰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邑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邑往至雲中

先謙曰霍人見周勃傳雲中郡今大同府

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

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

補注先謙曰上言破柏人下不得復言降之降字屬下讀謂降定清河常山諸縣耳與酈商傳降定郡六同一句例之字衍史記無

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以其卒罵高祖也見高紀官本注謂作

爲字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師古曰姓綦  
母名印也

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

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

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守豨之代郡

也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十人是太十

乃將軍名在十人之內皆噲所虜獲者也

數說太十二人此作

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曰相國擊綰破其丞相

抵薊南

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

補注

漢制一說是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補注先謙曰此後則周勃代將破綰定燕

益

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

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

十三人二千石目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

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

臣爲大將者傳皆有之曹參傳稱參功凡云云酈商灌嬰靳欽傳皆稱凡可證周勃傳作最最亦凡也其例正同史記八十七人作

八十八人十三人作十八人十二人作十一人

補注

先謙曰須生

子伉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

師古曰黥

布未反之前

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士曷反補注王文彬曰廣雅釋詁推推也謂

推門直入詩東方之日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謂之闥顏以闥爲門屏非是卽門屏之間亦不得以排言也

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

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

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師古曰顧猶反也補注先謙曰絕長

訣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爲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

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召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

噲黨於呂氏

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

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召兵盡

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

中斬噲

師古曰釋解卽就也

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

母呂須亦爲臨光侯

噲高后時用事顓權謂呂須也

先謙曰官本及史記無噲字

無噲字用事顓權謂呂須也

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

因誅仇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

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

能爲人

師古曰言無人道也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

子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六歲下云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則舍人上書有因其樊酈滕灌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

之興時若此云是他廣能存故家遺乘亦佳公子也

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

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

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

此文似脫陳畱二字耳先謙曰高陽屬陳畱圉縣詳食其傳

#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

略地六月餘商已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

補注先謙曰據高紀酈食其傳秦三年二月沛公過高陽食其言其弟商爲將將陳畱兵距二世元年沛公

起事已年餘矣此傳文異蓋史公據樊他廣所述錄之以廣異聞班氏因之正義謂沛公略地至陳畱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從高祖曲爲之說非也索隱岐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補注先謙曰初次賞功卽賜爵封君與靳歙同從攻緜氏絕

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師古曰漢中旬水上

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補注先謙曰旬陽漢中縣今興安府洵陽縣北旬關在洵陽縣東別將有二義一小將別在他所高紀項梁盡

召別將是一別領一軍爲將此傳是

西定漢中

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

沛公爲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攻作取

商爵信成君

補注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爲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因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何焯曰此復云賜商爵信成君當卽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

先謙曰以此爲重封於義不通劉說是也或疑下文賜爵列侯此不得爲信成侯但漢初先賜名號侯如樊噲臨武傅寬通德之類甚多信成乃名號後賜爵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由昌文君賜號

昌文侯卽其例也

昌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

郡也此文似脫上字

破章邯別將於烏氏

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

枸邑泥陽

師古曰烏氏安亭縣也

地縣氏音支枸音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枸邑泥陽守將姓名具存也此傳質言但云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耳先

謙曰烏氏安定縣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泥陽北地縣今慶陽府

寧州東五十里泥陽里枸邑扶風

縣今邠州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補注先謙

曰史記作武成城成通用字武城

馮翊縣今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七里紀要

左文八年傳秦伐晉取武城

魏文侯三十八年秦敗我武下卽武

城下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隴西都尉

也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

昧戰

疾鬪受梁相國印

師古曰漢昌梁相國印授之

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

胡陵

補注先謙曰史記二歲下有三月二字

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商昌將軍從

擊荼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以龍兒汾門與燕龍兒卽龍脫也紀要龍迹山

在易州西南三十里卽龍兒

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補注先謙曰今雄縣

卻敵遷

爲右丞相

補注周壽昌曰此右丞相韓信樊噲傅寬皆假虛稱

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

絕食邑涿郡五千戶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涿下無郡字是也漢封諸功臣列侯及分涿縣立涿郡雖俱在高帝

六年然列侯之封無有以郡者蓋封商在前置郡在後當封商時涿猶爲縣及旣爲郡故更封商曲周耳五千戶下史記有號曰涿

侯四字不可去

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補注先謙

曰史記別定上谷上有以右丞相四字與絳侯等上有以右丞相趙相國別八字趙相國是實任右丞相猶虛稱也

與絳侯

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

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與勃共得之

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

相謂爲相而居守者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已將軍將太上皇衛一

歲補注先謙曰高紀十年九月豨反十一年冬攻公卿表商爲衛尉卽此事也

十月已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降東垣此十月卽十一年冬史記作七月誤

又從擊黥布攻其

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已大軍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大軍作大車是考證云前垣史記作前拒集解拒音矩徐廣云拒一作和駟謂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

字之誤也帝王篇鰐桓之水爲澗崔譙本桓作拒桓讀爲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譙爲

和猶和之讀爲桓訓篇桓水經桓水注引桓貢和夷底續鄭注曰和謂

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

壘門立兩旗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帝注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韓子外儲說左篇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櫟水齧其木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檻鄭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爲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爲和也漢書鵠吏傳瘞寺門桓東如淮汨水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桓表師古曰卽華表然則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顏以垣爲牆垣裴以拒爲方陳皆失之與下文陷兩陳則相複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補注宋祁曰越軍字王念孫曰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二千石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穎文

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

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

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呂誅

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

補注先謙曰史記友作交

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自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

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樂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

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補注齊召南曰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尙未尊稱平原君也史官紀事隨後文稱之耳何焯曰

外戚傳武帝卽位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當如監本汪本無姊字爲與注合寄欲取之蓋臧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立爲皇太子已三年矣周壽昌曰臧兒始嫁王仲更嫁田氏前後生子女五女爲后男服官齒必不庳若其姊當更老矣據蘇注則姊字衍官本及明凌氏本亦無姊字先謙曰各本無姊字是若是平原君姊景帝尙不至怒而下寄吏也史記亦無姊字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子堅爲繆侯

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

孫終根武帝時爲太常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

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已下子孫爵乎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補注  
錢大

昭曰南監本閩本乎作皆先謙曰官本作皆是功臣表賜商代後者猛友爵關內侯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廡司御每送使客

補注先謙曰送官本作蓬案送是史記亦作送還

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曰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告白也白高祖傷人

高祖時

爲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

告故不傷嬰

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

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補注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高

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

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

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補注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也此卽被樊噲召時按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嬰時召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師古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父老倒

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

師古曰爲

僕爲太僕是也此嬰字誤倒在以字下

常奉車

師古曰沛公御車

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平故與降補注先謙曰降者說降之平

呂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

補注先謙曰陳留縣今開封府

蘭儀縣東也次下亦同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破之二字上既云破李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謙曰戰疾猶酈商傳云疾鬪也

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呂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

從擊趙貴軍開封揚熊軍曲遇

補注先謙曰揚史記作楊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

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

又擊秦軍雒陽東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補注宋祁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先謙

曰史記作滕公無重字公卽令也先未封重字不當有

因奉車

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呂至霸上補注先謙曰史記因下有車趣攻復字是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爲霸陵縣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以兵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師古曰 罷讀曰疲

常蹠兩兒棄

之

服虔曰蹠音撥晉灼曰音足蹠物之蹠師古曰服音是補

也先謙曰蹠史記作蹠棄上有欲字以足蹠兩兒使下也

嬰常

收載行面雍樹馳

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

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雍持

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自面首向臨之

也師古曰面借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自馳

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補注劉奉世

日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況復馳乎蘇說是也李慈

銘曰索隱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是晉

灼於此亦有注而小顏刪之先謙曰史記作收竟載之徐行面雍

樹乃馳集解引蘇說作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

似懸樹也較此爲詳據項羽紀漢王推墮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擁

抱於前不聽漢王再蹠棄也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豐漢王既至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

師古曰沂音魚依反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祈陽索隱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

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嬰

補注先謙曰今汾州府汾陽縣治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謙曰細陽汝南縣今潁州府太和縣東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先陷陳功爲多闕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呂賜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卽以賜之也孟劉說皆未是錢大昭曰闕南監本閩本作賜先謙曰官本作賜史記同闕字誤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下邑縣名屬梁國迺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曰近我目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直啟

來嬰呂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

補注先謙曰東牟侯興居也事詳周勃傳

呂天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

補注周壽昌曰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先謙曰索隱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娶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培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

師古曰頗音普河反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

御婢姁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

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本陽信公主王皇后生元帝女平陽公主衛健仔生

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文帝二女館陶長公主及周勃子勝之所尚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慮公主武帝五女鄂邑蓋長公主夷安公主衛長公主陽石公主諸邑公主宣帝二女館陶公主敬武公主元帝三女平都公主平陽公主潁邑公主皆據班史紀傳然尚有未備如博成侯張建建始四年坐尙陽邑公主與婢姁主旁數醉罵主免夏侯頗尚平陽公主成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此三事皆遺漏而南宮公主婿彌申見功臣侯表馬氏亦失書先謙曰據衛青傳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上詔青尚平陽主參之功臣

表曹壽卽曹時也其子襄以元光五年嗣侯是曹時卒於元光四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青爲大將軍而尙平陽主卒後與主合葬不容更有夏侯頗尙平陽主之事且表云元光三年頗嗣侯十八年元鼎二年坐尙公主與父御姦自殺是元鼎初公主尙爲頗所尙其時平陽主適衛青久矣足證頗所尙者必非平陽主也況平陽主外家非孫姓尤明此平陽二字有誤故滕公子

孫更爲孫氏

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頗一支更爲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嬰元孫之子長安大夫信附滕公表

不云更姓孫魏志夏侯惇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補注錢大昕曰依班史例當云睢陽人也以販繒爲生先謙曰睢

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丘縣南史記同漢紀作雒陽誤

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穀嬰曰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攻

戰疾速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曰西至雒陽

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

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

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

補注先謙曰据高紀漢王元年四月入漢中五月卽

出龔雍圍廢丘八月降塞王稽合本傳此十月當作四月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

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無魏相則魏相非人姓名蓋項佗爲魏相國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昌文侯食杜平鄉

師古曰杜縣之平鄉

平鄉四字衍先謙曰諸傳賜名號侯無卽賜食邑者此食杜平鄉與下復出李以爲衍文是史記亦誤

復曰中謁者

從降下碭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今反補注先謙曰魏公申徒二人蓋從王武反者曹參傳王

武反於外黃往擊盡破之證以此傳下文竝合

從擊破之攻下外黃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外字案外黃是山陽

東萊二郡皆有黃縣時屬齊國並在今山東境非此時戰地也史正義云在曹州府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望文爲訓失之

西收

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李必後封戚侯見功臣表作

季必案重泉在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

商漢四

十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

曰傳音附猶

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

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

補注先謙曰卽百官表之郎中騎將也

擊楚騎於滎陽東大

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

師古曰餉古餉字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

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

補注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陽夏

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錢大昭曰右司閩本作左右先謙曰

據張說本文無左字據晉說似有左字但下文無左右千人之騎

語疑晉誤也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

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

國也音一千反補注先謙曰曹參樊噲靳欽傳及本傳上文皆不言王武是柘公則柘公自別一人非卽王武也顏說誤

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

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稱也案集解引作取

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連尹一人

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楚官也

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曰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

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從作使疑從字誤

還至敖倉嬰遷爲御

史大夫

不載與諸傳相國丞相同

三年曰列侯食邑杜平鄉

補注劉奉

世曰前已爲列侯食杜平鄉矣疑  
騎出先謙曰前是衍文說見上

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

師古曰華音下化反補注錢大

昭曰單騎南監本閩本竝作車騎先謙曰官本作車史記同單字誤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儋傳同此脫

守字齊相爲田橫光乃守相耳曹參傳又作故齊王田廣

相許章追齊相田橫至嬴博

二縣名

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

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

韓信攻龍且畱公於假密

師古曰畱縣名公畱令也攻龍且及畱

密索隱注畱縣令稱公旋其名案今索隱單行本作族其

名旋族疑皆於字之誤假密卽高密假音革高假雙聲字

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下亦同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

師古曰  
亞次也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亦如郡  
守也時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

入攻博陽

補注齊召南曰入字係一人兩字傳寫誤併史記作身  
虜騎將一人句攻博陽句是也攻博陽上不須入字宋  
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爲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傅陽紀  
要傅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傅陽縣屬

楚國傳  
偏同音

前至下相呂東南僮取慮徐

師古曰偉及取慮及徐三縣  
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謂從下相呂東南盡降城邑乃至

廣陵皆  
平定

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

下邳斬薛公

補注先謙曰據高紀  
嬰與彭越同在此役

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

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燕縣之平陽亭回遠當

是山陽之平陽明志兗州府鄒縣西有廢南平陽縣正義云南平

陽縣城今充  
州鄒縣也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降留薛沛鄼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也鄒音才何反

攻苦譙

師古曰二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譙作醜

復得亞將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

亞將下有周蘭二字是也前已獲蘭蓋後逸去而此復得之

與漢王會頤鄉

補注沈欽韓曰案集解徐廣曰苦縣

**有頤鄉**一統志頤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紀要云在縣東

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騎將八人此尊騎字

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曰：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歷陽今和州治並漢

如淳曰雄  
當

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爲譎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爲

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  
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

曰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則尤明矣

補注沈欽韓曰寰

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爲灌嬰以爲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

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

此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卽帝

補注先

事勃傳賜與潁陽侯共食鍾  
離互登兩傳文當在此時  
**呂車騎將**

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頴陰

補注李慈銘曰  
史記此下有號

日穎陰侯五  
字不可省

從擊漢王信於代

補注韓先謙曰錢大昭曰漢當作

至馬邑別

降樓煩召北六縣斬代左將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左相是此誤

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師古曰胡名也補注沈欽

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裴子野卽援此傳爲證先謙曰唐杜甫秦州雜詩胡舞白題斜薛夢符注題額也其俗以白塗堊其額因得名如黑齒雕題之類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砦石

師古曰砦音千坐反

至平城爲胡所困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從還軍東垣五字不

首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敵軍曲逆下破之

補注先謙曰敵又見高紀

卒斬

敵及特將五人

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爲將補注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功臣表陳豨以

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是也韓信傳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裨將先謙曰官本各特作各獨是

降曲逆盧

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補注先謙曰盧奴中山縣今定州治上曲陽常山縣今定州曲陽縣西安國中山縣今保

定府祁州南安平涿郡縣今深州安平縣治

攻下東垣黥布反召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肥誅徐廣注一銖古無以誅命名者此傳是也

嬰

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

三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

帝崩呂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

舉兵西呂祿等曰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

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微示之也

齊兵止不

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

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

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補注先謙曰詳文紀

後歲餘呂丞相

薨謚曰懿侯傳至孫疆補注先謙曰官本  
疆作疆是史記同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

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

補注錢大昕曰寬與靳  
歙史失其所居郡縣

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

補注先謙曰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正義  
引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蓋橫陽也案一  
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南

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

君

師古曰恭  
讀曰恭

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孟康曰縣  
名屬上郡

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武陟縣西  
鄭州北三十里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召也師  
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卽今懷州補

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武陟縣西  
南官本注侍作待召作名此誤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  
名也左氏傳曰敖鄗之間

益食邑屬

淮陰

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  
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擊破齊厯下軍擊田解

補注先謙  
曰田儋傳

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厯下則擊厯下軍與擊解不得爲二事下  
擊字誤也華毋傷爲灌嬰所虜田解當不得獨脫疑擊當爲斬或

得字虜字之  
譌史記亦誤

屬相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也

符世世勿絕

官本勿作不封

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

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補注錢大昭曰功

歲爲齊相國

臣表無右字先謙曰正義云按爲齊王韓信相

此說非也謂寬距爲齊右丞相之後五歲又爲齊相

國耳韓信王齊在高祖四年寬爲相當是五年又五歲是高祖十

年寬爲齊相國稀反在十年九月故下文云爲齊相國四月而擊

豨

四月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作

也

擊陳豨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擊豨

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勃遷爲太尉擊陳豨盧綰反勃以

擊盧綰史文脫

相國代樊噲擊綰此文以相國上當更有勃字擊豨當爲

誤也史記亦誤

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旣爲相國有警則

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昌備

邊寇竄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代字是也時改諸王

國之相國爲丞相

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

國除

斬欽昌中涓從起宛朐

師古曰欽音翕宛音于反於元反朐音其于反

攻濟陽破李由軍擊

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爲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補

注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將一作候疑如氏所見本將作候故注云然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

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車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主

官車騎長一人

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

漢王賜勳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

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

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菑南破之

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爲考城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有漢菑縣故城後

漢改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食邑上有三年賜三字

別之河內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則其人姓賁名郝係趙將非姓趙名賁也先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擊趙將賁郝軍朝歌

謙曰齊說是也趙賁乃秦將後復爲章邯將爲曹參樊噲所破見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者自別一趙將賁郝後人習見趙賁妄刪

將郝兩字耳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

邑東至

棘蒲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之房子安陽拔之卽此城也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治

下十縣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下七縣

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

補注徐廣曰先謙曰案集解引兵郡守一人也

義引括地志云平陽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按臨漳縣今屬彰德府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

郡一人

李奇曰或曰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兵守郡守

各一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守

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是守與太守爲二也蓋將屯謂之兵守如魏晉之都督與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

官本郡作軍

刺史於義爲通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是史記同

降邯鄲郡六縣

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在三年韓信張耳擊趙時別令敘將兵畧趙

地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冠魯下略地東至鄆

補注先謙曰鄆卽繒東海縣在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史記作繒南

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

國大司馬呂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

師古曰江陵王謂其教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

於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

戶爲信武侯

補注先謙曰案史記爲作號

呂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

補注先謙曰灌嬰傳此與嬰將同

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師古曰侯敵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

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

補注先謙曰四十史記作

三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

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千三百九人

補注錢大昭曰五下南監本閩本皆有百字先謙曰官本

有百字史記同此奪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縕沛人也

師古曰縕音息列反

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

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

師古曰卽馮翊池陽縣補注

先謙曰縕食邑時池陽尙未爲縣縣乃

惠帝置也秦立蕩杜縣其地有池陽蓋鄉聚之名縕因食之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

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因之如遇韓信軍襄國上下皆有佚脫卽賜食邑池陽亦必先有賜爵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

上馳入奪其軍傳蓋言此事然非襄國也殺趙王歇襄國又在此事前與遇信軍無涉

李以爲有奪文是也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縕爲信武侯

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云楚漢分鴻溝以縕爲信號曰信武蓋以此補注

先謙曰表云二千二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縕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呂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

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殺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人不死四字

十二年更封縕爲鄆城侯

服虔曰音薄催反晉灼曰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

彬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鄆商傳商先食邑涿號曰涿侯後云更食曲周是也縕前封信武乃名號侯至此爲鄆城侯是新封邑不得云更封也更字當爲衍文史記作以縕爲蒯城侯不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蒯者鄉名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正義引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鄉聚名也周縕所封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蒯爲裴與呂忱音蒯爲陪同諸書雖蒯鄆互異其讀一也

孝文五

年薨謚曰貞侯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同史表作尊侯正義云尊一作卓案尊與貞聲近而誤卓則譌脫貞下半也

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縲子應爲鄆侯

補注宋祁曰沛國當蘇林曰音多屬沛國

作陳國張照曰按陳國無鄆縣據志應作沛郡王念孫曰淮水注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音多沈繹旃云漢書周縲傳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史記周縲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觀趙氏水念孫案沛郡鄆縣之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

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縲傳注竝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鯉陽下孟康曰鯉音紂紅反地理規地此傳鄆侯下鄆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

鄆縣之鄆蘇林周縲表注孟康志注酈道元淮水顏籀高惠高表注百啟坊司馬貞高祖功臣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縲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鄆康孟康音多正與蘇林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邪且蘇音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卽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

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耶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鄆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  
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驛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驛有駟之驛音徒河反說文驛富驛驛兒從奢單聲丁可切鼈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鼈鼈已與犧熊爲韻犧古讀若波韻賜正讀又爾雅癉勞也癉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竝音丁佐反四牡篇嘒嘒駱馬說文引作彫彫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鄆之音多乎而全祖望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先謙曰官本作鄆音多寒反接王說是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駢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爲犧牲雖召其母犁色而不欲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迺獲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縉之時刀謂屠狗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召蚊虫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勤功帝籍補注

先謙曰官本  
勤作勒是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曰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曰安社稷補注先謙曰漢紀摧呂祿於義亦通作權賣呂祿其父而令寄行說

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曰酈寄爲賣友夫賣友

雖摧呂祿曰安社稷

補注先謙曰漢紀摧呂祿於義亦通作權賣呂祿

其父而令寄行說

說

說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終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蒼陽武人也

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好書律歷秦時爲

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

下云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爲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

下脫書字集解引有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召客從

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錐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當斬上有坐法二字不可省

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迺言沛公赦勿斬

補注周壽昌曰王陵傳高

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爲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爲言以救之耳

遂西入武關至咸陽

補注記遂下有從字

先謙曰史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

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呂代相從攻

荼有功六年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補注本無六年二字先謙曰官遷爲計

相

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

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

位亞執政目爲計

一月更呂列侯爲主計四歲

張晏曰呂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

曰呂其所主因呂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

補注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

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爲主計在八年又後封侯二年也是時

蕭何爲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厯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補注先謙曰周禮大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會計以上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唐書柳冕傳冕表言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史記

范睢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新序載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斂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古者上計以貢稅定其殿最也

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立長爲王

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

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沛

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字當乙先謙曰官本作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

補注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王念孫曰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以自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沛公昌爲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

苛

爲客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也補注沈欽韓曰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

漢王昌爲御史大夫

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苛自內史遷則苛曾爲內史

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慮矣

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補注錢大昭曰

慮當爲虜先謙曰官

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

本作虜今猶卽也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

子成昌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

師古曰下昌音胡駕反

嘗燕入奏事

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

高帝方擁戚姬

師古曰擁抱也

還走

師古曰還謂卻退也

高帝遂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召留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

補注

先謙曰庭字當從史記作廷

上問其說昌爲人吃

師古曰吃言之難也

音訖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訖二字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

補注

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皆作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閩本史記亦同據下顏注此文亦當爲期期後人據宋說妄改也

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師古曰呂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補注劉攽

爲綦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浙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二

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爲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又顏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  
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  
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先謙曰  
通鑑胡注孔穎達疏釋詁畿汔也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意亦與汔同案諸家之  
說皆未當也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勇也杜注期必也  
本書路溫舒傳溫舒引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  
對師古注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是期之爲必漢世恆言此文臣  
心知期期不可心知必不可也他本作臣期期知其不可也若令人言定知矣  
期期不奉詔臣必不奉詔也單言期語吃乃爲期期耳劉胡二說  
固非王氏乃以期期爲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爲謬矣劉注欲上當爲目  
人注但云綦色荀子王霸篇  
謂綦極也劉注楊二云楚  
誤各本

呂后側耳於東箱聽

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補注先謙曰史記箱作廂

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師古曰微無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箱作廂

是後戚姬子如意

是後戚姬子如意

當爲目

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補注周壽昌曰集解引瓊曰方與縣令也案楚漢之際縣尹皆稱公如徐公之類甚多

不必爲其號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

君必異之

補注先謙曰異優待也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繆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

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呂然堯進請問曰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間

作問宋祁曰問疑作間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先謙曰官本作請問亦引宋說此本請問疑後人因宋說改也

陛下所爲不樂非呂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

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素所敬憚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

公彊

爲我相趙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

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作然吾私憂趙省不可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强行

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

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㠯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㠯易堯

師古曰言堯可爲之餘人不能勝也遂易代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言字

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㠯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

智慮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遺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

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旣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趙堯旣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爲相迺抵堯罪據表云免官呂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亡客從爲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駟案漢書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先謙案敖子敬以孝文三年嗣是敖二年薨正義是此元字當正作二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窩代敖爲御史大夫

師古曰窟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核之

窩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國產欲入未央宮卽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窩復馳語太尉則窩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邸上議羣臣列名卽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前窩已罷官矣其後賞功又不及窩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卽不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其事也窩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迎文帝時張蒼已代任故賞蒼而不及窩說詳呂后紀此傳誤也

呂淮南相張

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穎  
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

呂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

不革

師古曰革改也

補注

先

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鳥爲火漢勝火以水也

如淳曰比音其次之比謂

黑如故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

史記入作人

及呂比定律令

如淳曰比音

謂

入之音聲

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

錯入呂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

音必履反臣瓊曰謂呂比故取類呂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

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

百工爲器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呂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有也字

至於爲丞相卒就之

師古曰卒終也

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

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

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王念孫曰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

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

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歷師古亦無音

無所不觀無所

不通而尤遂律歷

師古曰遂深其死刑故也

及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

補注周壽昌曰休沐之日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

傳

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下蒼蒼曰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於是文帝召公孫臣曰

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

張晏曰呂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補注王鳴盛曰賈誼傳誼

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謫舛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剋卽欲承秦爲何以士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臣賈誼亦非也漢當爲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補

先謙曰又明年遂更爲後元年

補

引宋祁曰

一作紺

謝病稱老蒼

之弩弓手張者曰擘張弓足蹠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反補  
注錢大昭曰說文趨距也从走斥省聲漢令曰趨張百人蹶張卽  
趨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爲都尉

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弓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弓爲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

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四人史四人未知孰是先謙曰官本作三十四人史

記與此同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弓

補注先謙曰廣國詳外戚傳

人周壽昌曰史

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

師古曰見謂見在之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人周壽昌曰史

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餘者未死之餘人也刪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

迺弓御史大夫

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爲

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嘉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

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補注先謙曰當與袁盎傳參觀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

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見字王念孫曰

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

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已不肅

師古曰肅敬補注先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曰言欲私

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去私篇予人之所私也注私愛也離騷皇天無私阿兮注竊愛爲私顏謂私教戒之非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

書也長二尺

不來

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

師古曰弟但也

吾今使人召若

師古曰若亦汝

也通至詣丞相府

補注先謙曰至卽詣也言至不當更言詣此詣

字緣上文詣丞相府而誤衍羣書治要引無詣

字史記

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

師古曰如其故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嘉字是弗

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史今行斬之

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史作吏集解引如注亦作吏案百官志丞相

所屬有兩長史下文亦云朝罷謂長史似史字爲是王文彬曰今猶卽也史今行斬之史卽行斬之也如不達今字之義於今下加便字爲訓轉屬贊文爾雅釋詁孫炎注卽猶今也故今卽轉相爲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卽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郡守尉

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爲虜矣  
今字並與卽同義淮南厲王傳令復之王念孫說並可參證

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使使持節召通

曰字史記亦有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師古曰幾嘉爲丞相五音巨依反

歲文帝崩孝景卽位二年鼃錯爲內史

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君

位二年者通卽位時數之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

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

帝元年錯爲內史此云卽

罰侵削諸侯

師古曰適讀曰謫

而丞相嘉自紓

師古曰紓退也

所言不用疾錯錯

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

服虔

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堧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堧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

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眞廟垣迺外堧垣故尤官居其中

師古曰尤謂散

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

補注先謙曰史記尤誤他

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與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

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謚夷侯舍史記作舍功臣表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記

作含者誤也舍謚懿侯昌許溫孫謚哀侯澤薛歐孫青翟莊不識孫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皆曰列侯繼

踵蹠蹠廉謹

師古曰蹠蹠持整之貌也蹠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曰荀子王霸篇齟然上下相信注齟齒相迎也說文

齟齒相值也

蹠卽齟齒之別體廣韻云蹠廉謹也本此傳耳先謙曰齟齒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媞

集解引徐廣曰

媞一作斷一作蹠索隱媞音側角反漢書作蹠蹠一作斷義如尚

書斷斷猗無他技

先謙案說文無蹠媞二字媞當爲媯說文媯謹

也讀若謹敕數大徐音測角切測角與側角初角同聲

聲側初雙韻是此文當爲媯媯與下廉謹義相應世俗以音同之字轉寫作

媯媯復轉爲齟齒

即蹠字形有移換耳今人斥人爲齟齶卽此蹠蹠義也

作齟齶其作斷斷者又後人以蹠蹠爲誤而改之耳

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文學律

歷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

師古曰何哉

周

昌木強人也

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直作質

張晏

任敖曰舊德用

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見不如蕭曹等也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陳留郡無高陽縣蓋鄉名非縣名涿

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紀沛公西過高陽文穎云聚邑名屬陳留圉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圉城鎮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圉縣先謙曰案正義酈音厯索隱引故舊傳食其圉高陽鄉人圉後漢陳留縣前

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案落託亦作落拓

爲里監門然吏

縣中賢豪不敢役

齊召南曰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爲監門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補注

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於下王念孫曰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爲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

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

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

應劭曰握

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

初角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荷作苛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

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

吾聞沛公嫚易人

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慢而易人言簡率也與好荷禮反對爲文

有大略此眞

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

公不喜儒

師古曰喜好音許吏反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呂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周壽昌曰士冠禮注戒告也先謙曰

史記言下有如字官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

本注無音字千作子

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兩通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  
補注沈飲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末所附同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在而見食其下

而見食其食其入

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補注錢大昭曰

下攻閩本作破先謙曰官本作破引宋祁云浙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沛公罵曰豎儒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補注王文彬曰豎儒猶言小儒詳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僮豎斥之顏說非

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補注先謙曰踞史記作倨於是沛公輶洗起衣

師古曰輶

止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輶洗起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士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軼部一百四十無攝字仍後人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以顏本刪之與前所引不合

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衡橫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

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合言不相附也。史記儒林傳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本書陳湯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作糾合集解云一作烏合一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呂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

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

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

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下有兵字史記同此脫

遂下陳留。

補注先謙

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踰城報沛公遂下陳留詳史記傳末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

補注先謙曰嘗字誤

當從史記作常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

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洛字是

與下輩

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師古曰反趙及梁補

注先謙曰

官本

救是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

注反作救是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

呂東屯鞏雖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爲天而民呂食爲天

補注先謙曰索

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迺有臧粟甚多

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敖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即廣秦所置呂氏

春秋穿竇竈高誘注穿竇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臧粟也

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皋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卽所謂謫戍補注先謙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

咎守成皋

此迺天所呂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圖進取是

爲自奪便利也卻音巨略反

臣竊呂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倉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

反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

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

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

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形

勢乎燕趙已定卽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

北窺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

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西岸卽黎陽也

召南曰

呂示諸侯形制之勢

師古曰呂地形而制服則天下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補注馬光云史漢皆以食其勸取

敖倉及請說齊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新序是先謙案據高

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皋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

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亭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

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

爲非也官本已作以

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厔城

劉放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

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厔下以距漢

諸田宗彊負海岱

阻河濟

師古曰負背

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

補注宋祁曰足下雖遣人疑作民

數十萬師未可卽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

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

而使食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㠭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

補注先謙曰面向也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

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

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補注先謙曰據高紀食其勸立六國後未行此設辭耳

降城卽呂侯其將得賂則呂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

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師古曰言項羽吝

戰勝而不得其賞罰賞而念舊惡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任同姓之親

爲人刻印玩而

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候印不能呂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利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補注錢大昭曰玩闕本作利先謙曰史記作利集解引孟

注刻斷作利斷索隱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利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書治要引作利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利斷無復廉鍔也蓋別一漢

書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補注先謙曰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四句相對爲

文財字羨文不當有史記無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補注先謙曰通

鑑胡注河自砥柱以援上黨之兵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上龍門以下爲西河

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旣有魏名故謂此爲北

補注先謙曰索隱北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

也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

補注周壽昌曰黃帝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帝起兵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言蚩尤初無區別

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

粟

補注先謙曰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庾官本作倉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呂爲然迺聽食其罷厯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曰縱酒

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

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古

曰馮讀曰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

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

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曰爲食其賣已

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迺亨之也

迺亨食其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呂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

師古曰疥音介

數將兵上呂其父故封疥爲高梁

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

侯平有罪國除

補注齊召南曰武陽史記作武遂而

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

勃子平疑遂字譌錢大昭曰史記稱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

據此則武陽當爲武遂矣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譌耳

李慈銘曰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

侯平有罪亦不辭此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

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補注師古曰佗音徒河反先謙曰史記佗

作他字同索隱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

箕踞見賈

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

箕踞其形似箕賈

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

補注先謙曰索

隱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

呂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

補注先謙曰官本仇作抗史記同索隱案崔

浩云抗對也衡車輶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

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其正下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

笞天下劫諸侯

補注記劫下有略字先謙曰史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宣郊迎北面稱臣

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

迺欲呂新造未集之

越

師古曰集猶成也

屈強於此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

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

補注本家作冢是宗族此云夷種宗族不

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卽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

師古曰言其易

於是佗迺蹶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

謝賈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師古曰與

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

補注史記王誤皇

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呂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今

王眾不過數萬

補注記作數十萬

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正宜反嶇音

區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使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補注王念孫曰顏訓遽爲追促非也

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巨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何遽甘噭傳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詎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巨教云詎何也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渠字少假錯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遽或言甯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先謙

迺大說賈悅謂愛悅之

師古曰說讀曰

畱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

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橐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

囊橐曰齋行故曰橐中裝也補注周壽昌曰有底曰橐無底曰橐索隱引作埤蒼語案左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餧焉宣二年傳趙盾見靈輒餧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橐可盛食無底何以能盛說文橐橐也殆與橐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

曰大曰橐小曰橐今毛傳作小今毛傳作小曰橐

橐是傳寫異也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橐送也

橐送亦于金

師古曰橐中物故曰橐送也

大曰橐是傳寫異也師古曰它猶餘也

補注先謙

它送亦于金

師古曰橐中物故曰橐送也

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

馬上治乎

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竝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

同且湯武逆取而呂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

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

音楚宜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

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呂爲信張晏曰莊襄王爲質於趙還爲太子遂稱趙氏

師古曰官本注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信作姓是

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

補注宋祁曰高帝不懌和樂也

有慙

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呂失天下吾所呂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

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者下有何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之字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補注先謙曰史記凡上作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無賈字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音徒各反

迺病免召

好畤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畤卽今雍州好畤縣

補注先謙曰漢扶風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

有五

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漢制一金直千貫

補注先謙曰正義

分其子子二百

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史記作從歌

補注先謙曰宋祁曰欲疑作飲案史記作極欲

瑟侍者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飲作欲先

謙曰官本飲作欲

引宋祁曰欲疑作飲案史記作極欲

於義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召往來過它客率不過

亦通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

游於外也顏專屬爲賓客言非也一歲之中或訪問親舊或畱連道塗其往來經過它處者爲日恆多故於其子所率不過再過也

先謙曰史記無呂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

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補注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沈欽韓曰史記無久恩公爲也溷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先謙曰說文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云憂也一曰擾也此借溷爲恩當訓爲擾於義迺順服訓辱顏訓亂皆未合禮記儒行注恩猶辱也與服訓溷爲辱同史記范雎傳是天以寡人恩先生索隱恩猶汨亂之意亦與顏訓溷爲亂同足證恩溷二字古多通假沈云作恩是要爲未達又史記恩下女作公上文與女約集解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稱其子無久恩公爲與毋久溷女爲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鼴錯父亦稱子爲公是也詳見錯傳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是史記亦作常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往請直入坐無不字是請以請謁言下云直入卽不假將命意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請謂問起居則音義所見漢書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卽訓請爲將命語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不見賈思慮之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謂爲自坐失之陳平方念不見賈際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

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

師古曰豫素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樂也言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訓爲素

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務附論語君子務本皇疏務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爲素之誤

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

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大昭曰謂閩本作語注同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

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迺召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

師古曰厚爲其具而與太尉樂

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迺召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飲費賈曰此游

漢廷公卿間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之甚

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卽

周壽

藉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也甚與盛意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藉通作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

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

子之儀故令去之

令比諸侯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爲朝拜

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瓊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

反師古曰瓊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梁父泰山縣侯姓

遂名布臣何得有封梁父侯者仍當以如說爲是

漢旣誅布聞

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平原君諫不與謀下云

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不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

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自發喪

補注先謙曰索隱案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啟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貲服具

師古曰貲陸賈素與建善迺音土得反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補注先謙曰平原君母死九字史記同此奪何

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平君義不知君呂其母

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

故呂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

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祝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爲

謙曰史記作稅韋昭云稅當爲襚

列侯貴人目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

舘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

古曰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

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

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閼

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閼籍孺此班

沿史說曰君所呂得幸帝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呂材德進

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它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衣袖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曰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知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

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信

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

卒不誅計

畫所自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補注先謙曰

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

詳厲王傳補注先謙曰

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覺文帝窮治聞建前爲畫策全之故并捕治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剗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爲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

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輶

蘇林曰輶音凍

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輶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耳沈欽韓曰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輶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漢書作婁敬脫輶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輶揚雄解嘲云婁敬委輶脫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因先謙曰據集解引蘇林注遮當作鹿索隱輶者鹿車前橫木案輶者繫於輶上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人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縉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功師古曰邵邑名也卽今武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累善十餘

世

師古曰

卷一

公劉避桀居幽大王曰狄伐故去幽杖馬

筆去居岐

音止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繫作纍案大雅

攜持也筆  
縣之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澆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馬往岐耳顏謂杖馬筆以示無所攜持其義轉迂

國人爭歸

文賴曰二國爭田見文王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

之德而自也

補注宋祁曰案始受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

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 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

津上八百

補注宋祁曰津諸侯遂滅殷字下一有之字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三

焉迺營成

周都雒昌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一有陽字。周壽昌曰：中，四方之

曰雒字下  
中也地理

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讀如本字顏音誤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

有德則易

呂王無德則易呂亡凡居此者欲令務呂德致人不欲罪

## 阻險令後

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

下莫朝周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當有擊字

曰豐字下  
先謙曰史

記有擊字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言上文陸賈傳卽其證不必定有擊字也

收卒三千人呂之徑

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

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痍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呂爲不侔矣

師古曰侔等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呂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

師古曰卒讀曰猝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師古曰府聚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溢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

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溢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

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溢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

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

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

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

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

補注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吳人呼婁江曰劉河吾婁塘市土

人亦呼爲劉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羆劉之禮漢儀注作  
羆婁古今注風俗通竝作羆牕足證古婁劉二字一音

賜姓劉

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  
召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

師古曰匿藏也

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

所長

師古曰見示也

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

師古曰齒音漬謂見者之肉

也一說齒讀曰瘠瘠瘦也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見作死是史記齒作瘠此必欲見短伏奇兵已爭利愚已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三十餘萬眾

師古曰句

注山名在雁

作二十餘萬先謙曰句注地理志在廣武顏注非

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

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已舌得官

補注先謙曰史記舌上有口字

迺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

壞也音材汝反

械繫敬廣武

古記舌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補注先謙曰廣武在今代州西十五里志屬太原顏據唐地理爲說未晰

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吾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名號侯故表不列河水注地理志千乘郡

潔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

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郡卽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酈應之言

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爲封國之證也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

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

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三十萬

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

未可

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呂力爲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

可呂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

顧爲奈何

師古曰顧思念也

敬曰陛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適讀曰

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呂爲閼氏生子必爲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

# 使辯士風諭呂禮節

師古曰風諷讀曰諷

# 冒

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

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

今作令是史記同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

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尙公主至高后六年薨中間不應

音其勒反奪之而與冒頓此史家探意之失

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呂此自慰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師古

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

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

誤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

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是家人子迺宗

室女也

使敬往結和親約

舊事曰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往

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

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

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子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

敬從匈奴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謙曰白羊樓煩匈奴二王名衛青

傳可證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爲寇者

秦中新破

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下雖都

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

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

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召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召東伐此彊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爲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

之薛皆爲秦薛郡可知先謙曰通蓋字何

秦時曰文學徵待詔博

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瓊曰將謂爲逆亂也

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

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爲反作色謂變動其色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

爲一家毀郡縣城鏽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師古曰鏽銷也視讀曰示

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

師古曰輶聚也言如車輶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

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

何足置齒牙

間哉郡守尉令捕誅

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今卽也今令字史多相亂淮南厲王傳令復之

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卽復之也後人不達今字之義故改今爲令

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宣言

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

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

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

拜爲

博士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諸生曰生何言之訛也

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

先生漢時稱生卽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卽棘下先生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畱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

短衣楚製

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漢

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

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

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

師古曰狡猾之人

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曰舉拔取音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后

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淄水注亦引之

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

稷佐唐欲令復如之補注非先謙曰集解引

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誤也故顏不從之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

就其儀號

師古曰  
就成也

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

師古曰呼  
音火故反

拔劍擊柱

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  
按引宋祁曰按當作拔

上患之通知上益

饜之

補注周壽昌曰饜  
史記作厭爲宜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  
因也音扶目反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

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師古曰通爲使  
者而徵諸生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補注先謙曰史記面  
諛下有以得二字

今天下初定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

也

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德行作行德是無也字吾不忍爲公所爲公

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

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

師古曰西入關

及上左右爲學者

師古曰左

右謂近臣也爲

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叢野外

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

學謂素有學術

中也如淳曰謂㠭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

叢師古曰叢與叢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補注

先謙曰集解引如

謂上有置設縣索爲習隸處叢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爲縣立表爲叢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叢又纂文

云叢今之纂字先謙案縣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應說與韋合特未爲叢立訓如縣叢並釋故顏是之此注如說當如集解所引有

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

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

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習隸案肄隸二字古通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呂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補注

先謙曰會十月連上爲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誤斷屬下而訓爲適會誤索隱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

儀

師古曰欲

法先言儀

先平明

師古曰未

如此也

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㠭次入殿門

補注沈欽

郎屬大鴻臚先謙曰前漢無治禮郎後漢大行令屬官有治禮郎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

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亦其證也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步卒衛官是也

宮廷不得稱戍卒疑班改步卒爲戎卒傳寫者誤戎爲戍尋檢傳志無衛官之名且官不當在戍卒下宮官亦因形近而謗也設

兵補注先謙曰兵謂兵器古曰志與幟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爲敬同音式餌反傳曰趨者皆令趨謂疾行也

殿下郎中俠陞陞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陞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

諸將軍軍吏已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已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

皆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補注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沈欽韓曰司儀旅擯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先謙曰索隱引韋注更有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補注先謙曰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云職一作幟李慈銘云幟俗字古止作職此戟字蓋謗漢惟郎執戟上所云俠陞者也引諸侯王已下至吏六百石已次奉賀自諸侯王已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補注

曰謂朝賀如禮也史記作至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爲文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攽曰謂

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謹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周壽昌曰法酒言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醞也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卽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下云觴九行卽言罷酒飲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諸侍坐殿上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摯虞決疑要注

皆伏抑首

師古

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筵

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

呂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

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爲太常也補注

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徒通爲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

賜金五

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

帝悉召爲郎通出皆召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

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召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陸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

如湻  
曰食

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其官本作攻據

注攻字是史記同攻治也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敵讀曰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師古曰適特但也

臣願先伏誅曰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

師古曰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曰天下戲高帝曰吾聽

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卽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徒通爲奉常

師古曰又重爲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

東朝長樂宮

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

樂宮也漢太

及間往

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也補注先謙曰官

后常居之本師古作孟康索隱韋昭云蹕止人行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

作復道方築武庫南

如湻曰作復道方始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畢沅彙訂長安圖志載漢故長安城圖自未

央宮而東越武庫南過鼎路門

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

時不欲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日游於眾

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

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

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

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

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

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呂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

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紀義陵寢

神衣在柙中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先謙曰集解

引如說云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

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

子孫奈何乘宗

廟道呂行哉補注錢大昭曰以南監本閩本作上先謙曰官本亦

作上是也宗廟道謂神道也卽衣冠往來所由復道

行空故云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師古曰舉事不當

乘其上行

語見史記梁孝王傳

昌曰此周公對成王更立之故云重也

渭北補注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

說是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

原廟

衣冠月出游之

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寢衣冠但月游原廟不至城中高帝廟

故復道無妨也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也字句乃足

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卽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曰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志郊祀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

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脫輓輶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

而立一王之儀

師古曰枹者鼓椎所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

桴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曰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呂諸呂僭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

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自本上未言也。字其字。資木。晦。主。病。顯。其。想。出。觀。主。通。鑑。門。主。勞。發。出。都。

謂轉之事既隨莫外之類，遂云王之類的而曰

本出鄭子  
名韻古口出  
韻詩如金鍊  
而鑄金銀合  
鑄金銀合鑄

卷之三

臣竊謂其失在不審，雖之參謀，其敗在過也。微子

卷之三

未豐若堅也豐者自外而生又則知不出因

卷之三

是則首稱故也。益觀宗祖大士。

郡圭宋列 又系專第十三 終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終

終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

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高修短之目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

高

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

補注先謙曰時

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

於宮中爲築外宮舍之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

師古曰日謂往日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作有身爲是周壽昌云上云有身

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旣生厲王非是甫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等謀反事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吏呂聞上方怒趙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實

吏呂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

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呂不理其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呂作悔

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

母家縣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謂父祖代居真定也

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立子長爲淮南王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注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

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呂爲最親

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

在騎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謂不順也

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

音江迺往請辟陽侯

補注先謙曰請謁也

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襫金椎椎之

師古

曰襫古袖字也謂呂金椎藏置襫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

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

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作剗之當從剗音相近而

謫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剗也

王念孫

云說文刑剄也廣雅刑也從刀刑罰是訓爲剄與刑罰之剄不同剄本傳並作從刀刑罰是訓爲剄與刑罰之剄不同剄從者魏敬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史記孝文紀及淮本添先謙曰史記作趙事下云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浙本時字當在事下而誤倒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自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自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文帝令薄昭爲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文帝重自切責之齊召南曰此文以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如淳曰重難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

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以下文帝令薄昭爲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昌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

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昌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

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邑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寶甚厚

補注先謙曰新書淮難篇云侯邑之在其

國者畢徙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

大王邑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

師古曰畢盡也

而殺列侯邑自爲名

補注先謙曰自居爲親殺讎之名也

也皇帝不使吏與其間

師古曰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赦大王甚厚

欽韓曰

新書淮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蹠蹠爲仆卽謝罪皇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敷畱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

治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多賜美人載金寶而歸

漢法二千石

缺

補注先謙曰

言漢補

補注先謙曰言於漢廷而補之

大王逐漢所置

補注沈欽韓曰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識者爲之相吏王僅不蹴踏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

骯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

大

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國當謂傳國於子洪亮

何焯曰屬國當謂傳國於子洪亮

吉曰顏說是一說欲傳位於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厚

師古曰毋失不失也  
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呂稱皇帝之

厚德今迺輕言恣行呂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呂千里爲

宅居呂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師古補

曰沫亦頰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

字從午未之未補注先謙曰官本頰作類

赴矢石野戰次城

師古補

錢大昭曰次當作攻先謙曰官本作攻

身被創痍

師古曰

呂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呂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

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呂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呂高兄無禮

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  
謂請守母家自爲名節而表

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謂斬也

斷貴布

衣一劍之任

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一劍自任王乃貴尙其事也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於情則

不自制而妄行也詳官本作祥詳祥古通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貳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貳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

昭云然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

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

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

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

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

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邵陽侯以便國法也

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

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

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曰安國便事而欲曰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貴德左氏傳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春秋正義

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言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

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

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文意不當釋爲太古上聖也仍依如說爲正

## 亡之諸侯游宦事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昭曰舍匿卽季布傳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

言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爲客宦而爲官或爲

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

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師古曰言

各有主而坐其罪

補注先謙曰罪人逃匿在王所則吏主其事者坐罪也言相不匡正舉奏當坐之

今諸侯子爲

吏者御史主

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之御史主督察

補注先謙曰諸侯王之子在其國爲吏者雖貴其國

之下中尉同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

補注錢大昭曰古南監本閩本

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慕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

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

之無名數自占籍爲民

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言諸侯

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呂

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

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旣伏法則貧

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

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

賤之人反哀憐也辱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呂羞先帝之德曰羞

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

恐畏死也

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

師古曰  
軌法也

追念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

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  
速也已語終辭

王得書不說

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曰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

以載兵器也

補注王念孫曰案輦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

馬轉輶輶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

師與其輦鄭注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

少見輦故輦譌爲輦管子海王篇行服輶輶先謙曰谷口

輦者今本輦譌爲輦韁輶韁先謙曰谷口

在今西安府醴泉縣東北七十里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

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補注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爲典客

七年爲御史大夫先謙曰長廢在六年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時敬尙未爲御史大夫行事若今署任賀備盜賊中尉臣福

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

屋蓋儻天子

師古曰儻比也

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呂其郎中春

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

補注先謙曰漢諸侯人漢郡縣及諸侯國

當得

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

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

補注先謙

官本作所不當得考證云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先謙案注文如薛顏三家所見漢書本皆無不字裴駟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後人增之也史記下文又云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奉以二千石所

大夫但

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當得之一證

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旣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

反人耳不妨但爲大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

士伍

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

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

補注先謙

曰新書五美篇云機奇啟章之謀不生淮難篇云通棧奇之徒啟章之等啟章卽開章避景帝諱改也盧文弨云漢書作柴奇柴與

棧音義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機疑因棧形近而謗

欲呂危宗廟

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以與故中尉簡忌謀殺已閉口

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妍嚴助傳作問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

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

爲棺椁衣衾葬之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七年廢地理通釋八公山一名肥

陵山下有小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

東南淮南屬王殺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縣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李兆洛鳳臺縣志云淮南

爲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正義引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時事覺長令開章遠匿肥陵後知不可掩乃殺之卽葬其處耳李

氏獻疑未可據也謾吏曰不知安在

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補

注王先慎曰顏說非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開章所往非謂不知葬處也繼乃誑稱已死陽表其墓實未死也迨吏窮知其詐長知不可掩乃令簡忌殺之肥陵卽葬其地情事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又陽聚土樹表其

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

晉灼曰

亡命者

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補注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擅罪人無

告劾繫治城旦昌黎縣志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昌黎縣志春下

五十八人

補注先謙曰死罪及城旦春以下不應赦者長皆赦之上城旦下亦當有春字史記有

賜人爵關

內侯昌黎縣志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陞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

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書

南海

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海王反陞

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卽其事也

陞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昌黎縣志

賜吏卒勞苦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長不欲受

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

補注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

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誤也若是民何以能上書獻璧帛乎無民字是先謙曰史記無帛字

忌擅燔其書不

呂聞

文穎曰忌  
文簡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

補注先謙曰史記  
此下有春又請長

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十七字春蓋其郎中

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補注先謙曰史記置作致置致字古通吏

二千石郡守也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齊召

南曰按卽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爲

太僕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夏侯嬰也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補注先謙曰嚴道

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有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

遺其子子母

從居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

謙曰史記鹽下

有鼓字炊食器席蓐

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盆碗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師古曰食音飲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

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上無則字是材人當從史記作才人

於是盡誅所

與謀者迺遣長載呂輜車

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留

令縣次傳

補注先謙曰遞郵傳致之也

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已故至此且淮南王爲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復音扶目反補注王念孫曰令當依史記作

今今復之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

今猶卽今也餘見釋詞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

謙曰史補注先

記有吾安能勇四字吾已驕不聞過故至此

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城王義康爲孔熙先范蔚宗所

誘謀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蓋有感於斯語也

迺不食而死史記迺上有

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二句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縣傳淮南王

者皆不敢發車封下乃接淮南王謂侍者曰至雍師古曰雍誰謂乃公勇者云云是不敢發者畏其勇也至雍扶風雍縣雍令

發之呂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

補注先謙曰不可奈何猶言無可奈何也謂王死不能復生史記無淮南王三字

願陛下

自寬

補注先謙曰盎語當參觀本傳

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呂謝天下

迺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

之也餽亦饋字耳補注先謙曰侍候問也

皆棄市迺召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

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

補注上有上字不可去先謙曰史記憐

王有子四人年皆

七八歲

補注先謙曰新書云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立

衿臥哭泣交頸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

迺

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

第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平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春而共

食況召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能

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

姓故云骨肉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書大禹謨言丹朱用殄厥世蓋堯時實已逐之他方舜在位乃封之孟子言舜封象有庳或曰放焉史記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放出不收朱象管蔡是矣天下是古有此語特書文闕略難可推究耳官本注文在骨肉下

稱聖不召私害公

補注先謙曰史記聖下有何者二字

天下豈召爲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喜景王章之子

而追尊諡淮南王

爲厲王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徒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

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

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

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

補注錢大昭曰淮南二字閩本不重先謙曰官本不重

其相

曰補注周壽昌曰南相此景帝三年事則將兵之相疑是釋之

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爲淮

王必欲應吳臣

願爲將王迺屬之

師古曰屬謂召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

捷達已先薨也

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先謙曰官本

蟲作蠱捷作健無也字功臣表蟲達子捷孝文元年嗣侯不作捷

淮南呂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呂爲貞信

迺勞苦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呂襄之及薨遂

賜謚爲貞王廬江王呂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界與越相接徙爲衡

山王王江北

補注漢收二郡斷其通越伍被傳略衡山數語可參證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亦欲呂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補注齊召南曰按此

篇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略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周壽昌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高誘序蘇非作蘇飛八人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

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黃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呂安屬爲諸父

師古曰安於父子服屬爲從父

叔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

師古曰賜書也

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迺遺

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祕之使爲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

補注王念孫曰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舉陶謨敷作傳僖二十七七年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

辭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

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

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

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

解序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

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

師古曰田蚡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曰晏駕非王尙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

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史記言王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言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

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道死事感動之使爲畔逆

輕薄曰厲王遷死感激安

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建元六年葬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有起字此無起字不詞蓋  
脫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召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  
遺郡國補注先謙曰守令國諸侯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子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子金錢爲中調長安孟康曰調音  
音偵西方人召反間爲調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調音朽  
政反師古曰調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調同然音則異  
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約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侯鄂千秋元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岸頭侯張次公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元朔二年上賜  
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  
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補注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  
一人女嫁諸侯卽此太子妃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內房也

終不近妃

補注先謙曰史記終上有三月二字

妃求去王迺上書謝

歸之

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娥欲嫁齊王益在淮南謝歸後也

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

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

近太子學用劍自召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反巧者善用劍也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

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

使郎中令斥免欲召禁後

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

補注先謙曰被爲郎中乃郎中令屬官故使郎中

令斥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治

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

補注錢大昭曰案錢大昭曰案

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

河南治又衡山王告

太子不道事下沛郡治趙太子丹事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

廣川王去事治鉅鹿詔獄此重河南二字疑衍文

先謙曰據師古注

所見本已重河南二字史記亦重則二字非衍文也

正義以詔下其事廷尉河南爲句注云下廷尉及河南其治之河南治逮淮南

太子爲句注云逮謂追赴河南也先謙案下文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下復云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卽兩河南上下分屬

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

應連下爲文顏讀誤也

逮淮南太子

師古曰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毋遣

太子

師古曰王與王后其計也

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豫讀曰豫

會有詔

卽訊太子

師古曰卽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

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

不遣

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請相

補注先謙曰爲丞乞請

相不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

師古曰蹤讀曰蹤

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入

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卽刺殺之臣亦使人刺

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卽

訊驗王

師古曰卽亦就也傳宏以蓋侯王信任官再至九卿

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汲黯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

案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案今表作中尉殷客卽段宏說詳汲黯傳

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不發中尉還曰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讀曰壅格

音閣謂鼓閣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廢字不可少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所謂廢格則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呂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卽賀王王喜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

師古曰

爲妄

言言上無男卽喜

下言漢廷治有男卽怒對文漢不治三字不可去當是

言漢廷治有男卽怒

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

呂爲妄言非

也

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先謙曰索隱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

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

補注先謙曰膠東王寄常山王舜皆景帝子

諸侯竝爭吾可卽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

補注先謙曰行仁義上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

前漢四十四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

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師古曰孽庶也

王不

愛后太子皆不呂爲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呂爲子太子不呂爲兄秩數

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

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爲侯

師古曰分國邑呂封之

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

陰結交

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援

欲害太子呂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曰

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芷班氏以明帝諱改莊爲嚴正芷則字近而譌也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

書既聞上呂其事下廷尉河南治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

是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審

卿蓋

平子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

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

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呂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呂吳楚七國爲

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

王意欲發兵如

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

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

欲如伍被計使人爲

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

通故僞亦作爲左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

知釋文竝云爲本作僞詩采苓人之爲言疏引定本作僞言白帖

九十二引亦作僞言是其證也爲得罪猶言詐得罪不煩增文以

成義蘇以詐二字釋爲字之義顏云爲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

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

師古曰發兵反補注先謙

曰索隱崔浩曰一日猶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呂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晦也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謙曰爲亦讀曰僞史記作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曰求作僞失火宮中代人爲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褚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皆絳幘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說文卒下云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者繖下云以絳帛著於背上卽此所謂求盜衣也沈云絳幘絳衣蓋誤

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方按下言南

越兵入則南方是也

呼言曰南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欲

因呂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呂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呂出爲解師古曰不應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

讀曰豫

太子念

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爲口絕

補注先謙曰謂無證其事者

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呂非時發恐

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

王亦愈欲休

補注王念孫曰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

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二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

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獵淮南人問篇偷作愈是

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卽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身首不絕也補注先謙曰此自刑及下安自刑殺

以刀刑傷之竝訓爲剗與上文刑之同義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

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

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爲本不當相坐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謀反誅並在元狩元年十

一月衡山反謀發覺稍後故上特原之

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

補注王先慎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朔間列侯無以讓名者

六年正當嗣侯時

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

六年

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爲隸臣至元狩三年慶始紹封故此

時列侯與議襄宜居首也

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

井儀也

釋文襄本作讓本書文三王傳梁平王襄索隱云漢書作

讓今各本仍

作襄是其證

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辟下皆類此

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

有詐僞心呂亂天下營

惑百姓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

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

補注

蘇輿曰

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年昭元年傳竝云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

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人臣

無將語

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不言

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卜

將春秋無將蓋漢時義說如此或以爲春秋下脫傳字非也史記亦無傳字

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

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

補注先謙曰史記書下有節字論國吏二百石

呂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

相教皆當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

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史記同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爲近幸

之人非吏人者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

呂章安之罪

師古曰據上文行邪僻章明也

使天下明知

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僻顏注此僻字當爲辟贊中邪

辟字亦不作僻也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

補注先公卿表宗正劉棄也汲黯傳作棄疾

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

爲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解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

先謙曰史記作次男孝次女無采

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

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爲所并

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淮南王言我舉兵西鄉

必有應者無應卽還略衡山王益具知淮南本謀矣

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

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內史呂爲非是卻其獄

師古曰卻退也先謙曰衡山內史也而具言王之意狀

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

師古曰內史被治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爲

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

呂上如淳曰漢儀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

已下自除國中今呂王之惡天子皆爲置衡山王呂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

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

謂獎勸也補注沈欽韓曰縱臾卽愆漚廣雅愆漚勸也

後乘舒死

補注錢大昭曰闔立徐來本無乘舒二字

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毀之也下皆類

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刀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弃歸

師古曰爲夫與客姦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奸又與客奸案下言無采與奴奸刪之則彼文無根

所弃而歸也

太子

古曰爲夫與客姦案下言無采與奴奸刪之則彼文無根

數呂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  
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卽

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呂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  
但呂事計須撫之

與其毀太子王呂故數繫笞太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繫作擊是

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  
一曰父之旁妻

補注引漢書音義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

補注先謙曰史記自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不病雖自言病而面有喜色幸王死已得立也有

喜色是孝無采見之無太子自言有喜色之理明此奪一病字

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

孝亂呂汚之欲并廢二子而已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

己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

欲與亂呂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

爲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呂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

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

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食猶言努力加餐此爲惡言以對王也上書者上書於天

子發孝無采姦亂事

卽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

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召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

曰將軍今居外家

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閩本作令先謙曰多官本作令史記同外家史記作外宅皆是也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夜縱臾王謀反事縱臾史記亦作從容從容縱臾音轉而義通也

班氏易此文從容爲將養是將養亦當與縱曳同義將謂扶進之養謂長育之總謂導成其反謀耳顏讀將爲獎獎養二字文義不

屬其說

李客江都人枚赫陳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救赫下同作輞車鋗

**矢**〔補注〕錢大昭曰  
矢是也。本書膠

說文輞兵車也先謙  
形東王傳亦作鎸矢王

更言鏃矢膠東王以釋之其失也

上傳作兵車鎌矢師古  
這矣此作鍛矢亦無義

近而誤也

南兵略篇金爲案王氏續文讀

隱伏篇  
矢加呂之相  
誤似之貴高故  
疾卒往錄  
篇以矢

所錐之  
爲矢字  
貴爲非  
誤錐小誤  
矢爲  
者非錐  
古今也卽  
族本史誤

世兵篇發如鎗矢

或作鑄本

金鏃剪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作體記

刻

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

師古曰下

邵人吳王

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

補注

史記約束上有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

爲淮南已酉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

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云云賜與其下言如

此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

師古曰爲相

親愛之言

除前隙約束反具

師古曰契約爲反具補注先謙曰契官本作共是

衡山王

卽上書謝病

上賜不朝

補注記賜下有書字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

爽聞卽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卽吏捕贏卽淮南事繫古

曰漢有司捕繫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卽字此卽與則同字時淮南事覺連引及贏吏捕繫之也

王聞之恐其言

國陰事卽上書告太子曰爲不道事

補注記以作所是

史下沛郡治元

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

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

孝昌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先謙曰雅

常恐其發之間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

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

師古曰就問之昌曰案公卿表中尉司馬

李息安大行

王具已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昌聞公卿

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孝

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

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爲衡山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

補注

先謙曰據表爲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合是徙二年當作徙

# 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

祁曰三或作四案表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

作武形近致誤未知孰是

## 子寬嗣十二年

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微脫元祐謀反自殺此十二當爲十一

之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諍人倫

師古曰諍亂也音布內反

又祠祭祝

謂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書淮陽太守田廣明爲鴻

臚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爲衛尉此後元二年事正當廣明爲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爲明字之誤又奪去

王呂刃自剄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泰

廣字耳山郡無北安縣惟盧縣注云濟北王都疑北安爲盧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盧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

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彊悍好爲寇亂常須呂兵膺當而懲艾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

信哉是言也淮

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呂丞輔天

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岱下云翊也從卍從下從手從卍從卍音義竝同故

經典承用

而刺懷邪辟之計

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充反謀爲畔

字通用

逆仍父子再亡國

師古曰仍頻也

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

史記王下有

過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

師古曰靡謂相隨從

補注王念孫曰

漸漬之漸靡與摩同

子性記湘

剽篇觀而善謂

良友而之得賢

師而韁之弱

而事之弱

師而韁之弱

嬉戲也靡與摩同

李愬曰靡者靡也

靡也靡字古讀若

靡故與靡通

篇馬

見唐

荆

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師古曰剽

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

漢書四十四